觀察

第三卷　第九期

專論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儲安平

自報紙！ 儲安平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丁驌

倫敦通信

鋼鐵國營議案與工黨內部困難 田汝康

觀察通信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伊方人士撤離廸化後的新疆（廸化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續誌（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杜蒲及其漫畫（附漫畫四幀） 王琦

觀察文摘

對於北大孟憲功等是否犯罪及假定其已犯罪究審判權屬於何種機關之意見 蔡樞衡

讀者投書

關於「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答張紹先君

北平風雨中

阜陽被炸

憤慨激以切痛

廣州近情

免於恐懼之自由

關於在華德僑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葆　戴鎦齡　蕭乾　嚴仁賡

讀者投書

關於「論當前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答張紹先君

編者先生：本刊三卷八期張紹先君之投書：『對於「論當前的政局與美國對華政策」一文的意見』，謂「大體上敝人同意吳先生的說法。」但責僕『對蘇聯對華政策之矛盾則未提及。』因此反而惹起「無謂的誤解」。蘇之對華政策有何「矛盾」，僕誠不知，竊恐不知者不僅僕一人，即今中蘇兩國外交當局，恐亦未必知之。張君雖提及「矛盾」二字，但如何矛盾，彼自己亦未說出，此種「誤解」誠屬「無謂」矣。且就題而言，本爲「……美國對華政策」，原可不提題外之蘇聯也。

張君函中述蘇軍在大連暴行，爲外界所不知，果如所傳，宜廣爲公布。自三十五年夏後，京滬渝報紙從未載蘇軍暴行，此當爲封鎖消息之故。拙文所指蘇軍暴行，指卅五年春各報所公布者，其撤退亦指是年夏天蘇軍自中長路之撤退，非指大連。大連問題受雅爾達密約之累，誠爲國人所痛心，且世人皆不直蘇聯之久佔不歸。美軍駐華則視爲當然，沈崇案被強姦亦在東長安大街，凶犯已無罪，而美軍之姦日女者則判絞刑及無期徒刑，此亦舉世皆知，張君何無一言，而反指拙文所引事實爲「無根據」？

其次，張君以爲雅爾達密約『係常識判斷，可能是史太林指出，而以參戰爲要脅，羅斯福才承認的。』須知國際會議之微妙複雜，決非可以「常識」判斷，而以「可能」下結論，再由此結論引出「邏輯」也。當時事實爲美國對太平洋戰爭之曠日持久，死人太多，迫不及待，欲拉蘇聯參戰，主動在美而不在蘇。蘇抗德已感吃力，屢次呼籲開闢歐陸第二戰場，豈肯再以對日「參戰爲要脅」？美欲蘇參戰，蘇索代價，美即以中國送禮，其主動在美，責任亦然。如蘇欲佔中國權益，美反對即不成，因當時蘇尚賴美之軍火物資，不如今日之可以大膽反美。可知雅爾達密約之責任，在美而不在蘇。美慷他人之慨而對蘇送禮，蘇豈不笑納？證之密約訂後一年，公布此消息時，美英輿論多責美而不責蘇，可知世人對此問題之了解。即中蘇條約之簽訂，何嘗非宋子文受美國之壓迫，故其在舊金山會議中不終席而飛蘇。事實如此，而欲以「常識」測「可能」，推「邏輯」，其「誤解」誠「無謂」矣。

蘇聯是否「想」以「整個」中國爲反美基地，當待事實證明。所可言者，今日大多數中國人民平時舉目所見者，爲美貨，美軍，美艦，美機，美卡，而非蘇貨，蘇軍……（大連除外），張君在青島，所見當較僕更爲眞切也。

至於蘇聯之侵我主權，攫我物資，僕前已爲多文論之，以不在張君所引拙文題內，茲不贅。

吳世昌　十月十八日　南京

北平風雨中

編者先生：自八月一日燕京爲抗議當局非法逮捕同學罷課（女、發動罷課以後，接着清華北大等校也因有同學被捕而發動簽名罷課。當局却很寬大，一經同學抗議和校方力行交涉之後，被捕的同學便都釋放了。罷課也就宣佈停止。不巧北大繼三同學釋放之後，又有一人被捕，並且據說情節甚重，遠非前所釋放者可比。經胡校長一再交涉，均未生效。同學看到如此的情勢都急了，不知該被捕人究犯何罪？更不明白當局既不移交法院公開審訊，又不申明其罪狀究竟根據了那條法律和什麼理由。於是抗議的壁報爬滿了民主牆，要求保障人權的呼聲響徹了整北大和北大人的心，更瀰漫了整個文化城，如五月的如火如荼的學潮即將來臨的前夕，有月黑風高之感。這中間還來了一則很滑稽的插曲：北大民主廣場上的壁報不知被什麼人撕走了，但第二天却在北海公園漪瀾堂找到了一個紙條，上面寫着：「倒掛北大校徽，手持白手絹，當即奉還。」於是民主廣場又重新出現了大幅的壁報，抗議這種侮辱學校尊嚴和扼殺學術思想自由的行爲，高喊同學提高警覺，努力爭取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當即經同學大多數通過，宣佈罷課三天，要求當局徹底保障人權和立即釋放被捕同學。今天是罷課的最後一天。以後的發展如何，尙未敢逆料。清華亦自昨日起罷課三日，貝滿女校亦因有二位老師被捕去了，罷課三天。情形近似暴風雨的前夕，北平的學生又將堅強地站起來。

何ＸＸ　十月十三日　北平

阜陽被炸

編輯先生：我是觀察的忠實讀者，家住皖北阜陽，現在無錫讀書。頃接家人自阜陽來信，言阜城日有數次警報，各機關及有力遷移者均已離城，現城內僅是走不動的貧民。雖然至今（五日）共軍未嘗攻城，但當地人民已生活在極端危難之中，原因是政府飛機時去非戰區轟炸。據聞在阜城附近被炸的城鎮，均無共軍蹤跡。阜陽人民向外逃的，十九爲躲避中央飛機的轟炸。至於無力出逃的人民，不知何去何從！

馬文生　十月四日　無錫

懷憤激以切痛

編者先生：目前國共兩軍追逐之鬬，延及鄂東，報載政府派大批機羣前往更番轟炸（據中央日報九月十二日）。其後共軍自西徂東直達皖境，廣濟適當其衝，吾等重以鄉井所關，倍增憂切。事後據悉，共軍留縣三日乃去，「尙稱秋毫無犯」，國軍某部尾之而至，竟以「頗有轟掠之狀」聞。今自滬折漢途中，識與不識，交相轉告，有人雖欲爲政府辯護，亦無法措辭。風雨淒其，痛心疾首，嗟我同胞，邇近免於彼，則弗免於此，昔人云：「懷憤激以切痛，若刃之在心」，此情此景，借爲中樞誦之！

徐源浩　十月九日　南京

廣州近情

編者先生：本人近有廣州之行，茲擧兩點如下：一、盜匪猖獗，現黃埔郊區一帶，晝夜行刼，悍然無忌，魚珠至廣州公路上，車輛裹足。二、走私更熾，且多係武裝走私。問之則曰：「T.V.宋都作生意，我們爲甚作不得？」。至各物狂漲，港幣由七千跳到一萬八千，（最高價），猶其餘事。

楊明潔　十月十九日　上海

免於恐懼之自由

編者先生：邇來道聽途說，或曰某人失蹤，或曰某處受檢，一若指顧間，天下大亂將作。鄙人原爲一研習法律之學生，惟久已對法律失去信仰，此點或近乎「非法」，然「望治」之心，未嘗稍減。耳聞目睹，心懷隱痛，似有不能已於言者。

失蹤之人，理由或爲「匪徒」，或爲「不法」，此種官樣文章，已鮮能取信於民。輾轉相傳，私相推測者，或曰「鋒芒太露」，或曰「主張民主」，「帽子」效能既失，羣情憤慨益甚；此實當軸諸公所未意料者。

當今對現實不滿可謂人同此心，馬歇爾訓示於前，（下接二十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閱
三個月十二期　平寄：五萬元　掛號：六萬元　航平：六萬元　航掛：七萬元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十萬元　掛號：十二萬元　航平：十二萬元　航掛：十四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六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實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第九期
三十六年十月廿五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丁　驌：中央大學教授
田汝康：倫敦大學研究生
王　琦：木刻家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儲安平

美國前駐蘇駐法大使蒲立特（William C. Bullitt），本年七月，啣「生活」「時代」發行人亨利魯斯之命，來華考察，十月十日在「生活」雜誌發表訪華報告（China—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長達萬言。中央通訊社不惜工本，全部用電報拍回，各報紛加披露；官方及官方的報紙一致頌揚。吾人披誦之餘，謹述其意見如左：

第一、我們統觀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蘇防蘇。蒲氏以這一個中心思想為出發，他認為目前最有「統治中國的威脅者」就是蘇聯。他認為中共是「蘇維埃強權政治的工具」，他認為蘇聯意欲利用中共這一工具把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他痛責故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中的錯誤；他認為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演說以前的美國政府一直採取着「可笑的態度」；他敘述馬歇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使中國政府與共黨簽訂了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協定，但是「蘇聯的計劃是利用馬歇爾所斡旋的停戰時間，儘量把共軍自華北運往東北，而把接收自東北日軍的大量武器，配備共軍，利用停戰時間，到中共軍隊裝配齊全的時候，蘇軍再行撤退」；他又敘述馬歇爾使華失敗返美後，美國對華抱旁觀政策，停止在軍火上及財政上支持國民政府，但「蘇聯在另一方面却裝備了我們的敵人」——蒲氏此處所謂「我們的敵人」，顯係指中共而言，這表示蒲氏業已認為中共同時亦為美國的敵人——，蒲氏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政策」；蒲氏認為假如史太林控制了東北，「對於中國將來的發展，關係異常重大」，最後對於美國本身也有嚴重的後果；因此，蒲氏認為美國必須對於國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盤的援助，「僅僅取銷美國對華禁運軍火的命令還嫌不足」，蒲氏認為杜魯門總統應該像羅斯福總統在鄧克爾克撤退後英法嚴重缺乏鎗炮彈藥時所做的一樣，採取迅速的行動」；蒲氏述及現在美國有數十萬噸積存的彈藥，棄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黴爛生銹，他主張將這些物資宣布業已不適美軍使用，作為廢棄，然後以一元作價五分，售給中國。同時為避免中國的「通貨膨脹即會像脫韁之馬」起見，美國政府應即在後此的三十天內貸給國民政府七千五百萬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經濟財政軍事方面作全盤的援助，以三年為單位，在三年以內，由美國貸給國民政府十三億五千萬美元，其中六億元作為三年計劃中的信用貸款，用以購買美國的物資，如美棉、煙草、小麥、石油、汽油、以及機車、鐵軌、卡車等，另六億元為三年計劃中軍事方面所需的費用，用以裝配舊的軍隊，訓練新的軍隊，再加一億五千萬元作為外匯平衡基金。這是蒲氏援華方案的綱要，而所以要全力援華，其目的乃在「把每一個武裝共產黨徒驅除於中國領土」，「阻止史太林霸佔中國」。

我們無意在此討論蒲氏所攻擊蘇聯的種種事實是否正確的以及蒲氏所建議的各項辦法能否實現，我們在此所欲討論者，乃是蒲氏的議論的動機和態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間牽涉到許多問題：一、蒲氏不願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然則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國淪為美國的附庸？二、在過去幾年中，到底是蘇聯控制中國的色彩濃厚，還是美國控制中國的色彩濃

厚？三、今日美國，如蒲立特先生者，因爲恐懼蘇聯，主張全盤的援助國民政府，反蘇反共，但過去幾年中，美國在中國勢力的膨脹，以及這次像蒲立特先生這種建議，是否可以使蘇聯感覺愉快，感覺安全？凡上三題，蒲氏一字不着。蒲氏一開頭就說：「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美國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既然可以如此說，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關蘇聯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可以說：目前有統治中國之威脅者是「蘇維埃帝國主義者」，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目前有統治中國之威脅者是美國帝國主義者？蒲氏可以說：「我們（美國）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蘇俄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我們」，蘇聯又何嘗不可以說：蘇聯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美國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蘇聯？假定蘇聯亦發表與上列蒲立特所宣稱的相同的議論，至少在我們看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間並無任何軒輊。然而假如每一個國家，都恐懼別的國家控制中間某一個國家，大家都要「採取行動」以防止對方國家統治這某一國家，則世界還有什麼和平？實際上，在最近幾年中，美國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脅着中國的獨立與自主，業已成爲一個世人共同感覺的事實。蒲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議由美國貸款給中國，賣軍火給中國，替中國訓練軍隊，幫中國打垮共產黨，監督貸款的用途，管理軍隊的給養，而且主張「派麥克阿瑟將軍於現有職務及權力以外，加上大使銜的總統私人代表的稱號，飛往中國，和蔣主席擬訂一個共同的計劃，以防止蘇聯的征服中國」……蒲氏之企圖由美國來控制中國，已極明顯。蒲氏一方面不願中國陷入史太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圖使中國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實上美國業已獨霸中國，一方面蒲氏還在大聲疾呼，宣稱蘇聯企圖「獨霸」中國，蒲氏這種議論，實在有欠公允。就我們中國人自身來說，我們久已苦痛于我們有這樣一個落伍的腐敗的政府，在二十年的統治中，把國家搞得越搞越窮，越搞越弱，越搞越亂，以致引起强鄰的窺伺。我們自己心裏明白，一個略有野心的國家，不論是過去的日本和英國，或者今日的美國和蘇聯，那一個不對中國轉念頭，打主意？不過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吧了。祇有我們中國人，才有權利指摘對我們有野心的國家。老實說，美國和蘇聯，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大家都想犧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國成爲他們的衛星，成爲他們的附庸。而在這種情形下，蒲立特先生有什麼面皮狺狺然一面倒的抨擊蘇聯？蒲立特先生爲什麼要援助中國，他有什麼理由要獨愛於中國？拆穿了說，他不過是要利用中國，正如他在他的文章裏開端所說的，動員中國的人力來對抗蘇聯，以保障美國的利益吧了。美國有錢，美國企圖用金錢來收買中國，要中國人替美國犧牲爲美國而死；除此以外，他還有什麼理由要獨厚於中國，要借錢給我們、援助我們？統觀蒲氏全文，我們認爲蒲立特先生的整個出發點是偏的，而他的動機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蒲立特先生主張援助中國，實際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國，而是中國的國民政府。理論上，政府本來是代表國家的；但在歷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國家的；目前的中國，就處於後一種情形。就對外關係上講，今日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願意反美，也不願意反蘇，都主張同時與美蘇友善，甚至希望中國成爲美蘇之間的橋樑。中國有無能力成爲美蘇之間的橋樑，這是另一問題，但至少表現於近兩年來中國的言論者，大多數人都不願中國成爲美蘇雙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國的現存政府，因爲要維護他們個人或集團的權勢利益，他們堅決排斥共產黨，因爲排斥共產黨，連帶仇視蘇聯；因爲仇視蘇聯，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國懷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撥美蘇之間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做法，並不爲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附和。至於在內政上，中國現存政府之業已失去人心，其明顯確切，一如在太陽底下的影子，無須我們再在此處浪費筆墨。魏德邁將軍在致美國援華會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聲稱：中國人民祇求能供給糧食與居住之任何政府，對于傾向蘇聯一舉所包含之種種複雜問題，不暇顧及。（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十月十六日電）魏德邁將軍這種觀察是正確的。對于中國一般窮苦的老百姓，國民政府也好，共產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麼政府也好，他們都「不暇顧及」，他們所急切關心的是能讓他們活得下去，讓他們有果腹之糧，禦寒之衣，以及躲避風雨的房屋。這同時也就說明：這二十年來的中國執政的人物，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盡其應盡的職責，甚或根本對于這種基本問題，沒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二十年來南京的官員所發生興趣的，是政局的演變，權勢的得失，而非一般社會經濟生活的改革與改善。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艱苦與悽慘，業已到達一個大文學家所無法描寫的地步。在內地城鄉以及偏僻的角落裏，民生的艱苦，更不必說，就是在這個遠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裏，一到晚上十一點以後，許多街道上，在那冷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門汀走道上，躺着手脚綣縮的無數貧民，就在這蕭瑟的秋風之中，獲取他們爲維持他們像遊絲一樣的生命所必須的睡眠。這些人本身並無罪孽，然而他們却過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敍述我每晚所目睹的這種悽涼的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熱淚盈眶，悲從中來。然而一切對于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眞正具有興趣具有抱負的人物，他們無法獲有機會爲祖國服役，而掌握權力的人，

則個知如何掌握並發展他們自身的權勢與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們依然不能獲得我們應有的各種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對派人物經常生活在恐怖與不安之中，政府經常用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手段來限制反對派的活動和存在，而其方則花樣百出，巧妙無窮。然而政府還要扯着許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傾向民主和決心實行憲政。若從歷史的眼光看，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二十年的政府，實實在在就誤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為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于取巧、投機、倖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强兇霸道、為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沒有路軌，可以向外國買鋼軌枕木，無法耕耘，可以向外國買種仔肥料，要發展工業，可以向外國買機器原料，要改革幣制，可以向外國貸款，惟有道德的墮落，非一時所能恢復，也非向外國借貸所能改善。因此我們很公平地說，這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不能滿足中國人民。這個政府不僅已與人民脫節，而且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種脫節的程度，也將愈來愈深。在它的統治下，人民將愈來愈沒有希望，餓死的人必然愈來愈多，自殺的人也必然愈來愈多，而原有一塊錢的，在它的統治下，亦將漸漸變成為五角，變成為二角五分，變成為一角二分五釐，以致終于變成赤貧。這個政府業已成為中國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這樣一個政府，就是蒲立特先生主張美國支持援助的。蒲立特先生建議援助的，就是這一個「政府」，而並非中國這一個「國家」。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蒲立特要使這個政府成為美國的工具，代美國來驅使中國的人民為美國犧牲，為美國而死。

蒲立特先生的動機既然如此，既然企圖利用國民政府為保護美國利益的工具，因之他便大捧其國民政府及其領袖人物，一面倒的敵視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沒有想到：共產黨究竟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能膨脹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本文作者個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產黨今日這樣膨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來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國何致弄到今日這樣民窮財竭的地步，替共產黨造機會？假如二十年來政治開明，胸度開闊，何致要把許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產黨增加聲勢？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徬徨，轉而寄託其希望於共產黨？我個人很率直的說，我認為國民黨的腐敗的統治是「共產黨之母」，它製造共產黨，它培養共產黨。製造共產黨培養共產黨的因素不先消滅，那裏能消滅共產黨？照現在的樣子，消滅了一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十個共產黨，消滅了十個共產黨，同時製造了一百個共產黨。在蒲立特先生的建議裏，他建議由美國來訓練中國的軍隊，供應中國的軍隊，指揮中國的軍隊，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興起與膨大，並非由于國民黨軍事力量的脆弱，反過來說，並不因為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增强後，共產黨就將消滅。今日中國的問題之不是軍事所能解決者，已為識者所公認，而這個曾經兩度做過一個大國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還樣近視，還樣糊想，我們眞是替近代人類社會文化水準的低落傷心！蒲氏又建議大宗貸款中國，以解救中國的財政危機。他主張在三年內貸給中國信用借款六億美元，用以購買美國的食物、原料與機器；他實在是在間接替美國貨做廣告。我們不相信在這種混亂的行將崩潰的局面下，單靠外國的貸款就可在根本上穩定中國的財政，改革中國的幣制。在抗戰中，政府曾經發行大批關金，金穩定當時日益貶值的幣制，但今日的關金價值如何？前車不遠，昭昭可鑑。我們認為整個的局勢不趨穩定，一切改革幣制的努力都屬白費。因之我們認為，在蒲立特先生的訪華報告裏，不儘他的動機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總之，蒲立特這篇文章並無任何可取的建議。他是一個反蘇人物，他之有他這一套，實極邏輯，而他之能洋洋灑灑發表其意見，在美國的立國精神下，亦極自然。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他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種投機。照最近各種趨勢觀察，美國殆將改變自馬歇爾返美以後以迄於今的那種袖手旁觀的政策。美國政府之將積極援助國民政府，雖其方式、數目、條件如何，尚不可知，但援助之來殆無異疑。蒲氏在這個時候，發表這種建議，又於來華以前，先訪東京，其間機微，至堪尋味。

十月十七日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訂閱

白報紙！

儲安平

最近物價騰漲，其中以紙價漲得最兇。當前幾天其他各物逐漸回跌時，紙價仍然繼續上躍，冲出一百萬元大關（每令），最高叫到一百二十萬元。這種上漲的情形，實已超乎情理。在八月十五日前後，紙價約在二十七八萬左右一令，到九月十五日前後，紙價就漲到五十三四萬左右，在短短一個月中，上漲百分之百。這時出版界已經透不過氣，許多刊物不得不被迫提高售價。一直到十月五日，紙價尚逗留在六十萬元一令之數，但自十月七日起，紙價即作高速度的上升：

十月七日	六十八萬元
九日	七十萬元
十一日	八十萬元
十三日	八十七萬元
十四日	九十萬元

自十五日起，報紙的商情表上已無紙價的記載。十六日大公報第二版報導紙價已漲到一百十幾萬元一令，同日我們向紙商打聽紙價，已叫到一百二十萬元。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尚未在報紙上看到主管當局對於紙價的抑制的消息。十八日大公報第四版始有警察局出動徹查紙商的記載。並載紙商同業公會的理監事，於十七日召集同業，決定切實減低紙價，並規定門市售價每令為八十五萬元，祗許減低，不准上漲。

中國雜誌界的經濟力量大都非常脆弱，沒有鉅額資本可以購存用紙。期刊又例不作新聞紙論，享受不到官價紙的配給，祗得向市面紙商購用。本刊用紙，存底素薄，最近恰巧用完，而在這種瘋狂上漲中，又無法購買。但本期在二十一日必須付印，我們在十八日動員全社同人，出外購紙，經整天的努力，結果還祗買到二十二令，祗夠一期印刷需要量的三分之二。（因此本期祗出二十頁）我們在河南路、交通路、福建路、山東路、廣東路一帶的紙店都問過，有的說九十五萬一令可以賣十幾令給我們，有的說八十五萬元一令，限購一令，有的則乾脆說沒有貨。結果我們在山東路的怡成紙號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買到了三令，在山東路匯豐紙號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買到了四令，在廣東路湧生泰紙號買到一令，交通路震泰豐紙號買到一令，福建路義昌興紙號總算賣給我們三令，廣東路萬亭和紙號買到二令，廣東路德泰豐紙行買到兩令，以上都是八十五萬元一令。另外一家江西路五馬路口的程梅記紙號，最初去時，說九十五萬元一令，可賣十幾令。但因看見我們出門時抄錄他們的店號，再回去買時，他們便說沒有貨了。吵了好久，最後大概因為他們看見我們抄錄他們的店號，不曉得我們什麼來路，好歹總算以八十五萬之價賣了五令給我們。廣東路河南路口的志成紙號，我們過去一年來，大部份的用紙都是向他們買的，最初討價九十五萬，後來我們說報載同業公會限定不得超過八十五萬元時，他們便說「沒有貨」了，最後頂多祗肯賣半令給我們。而且許多紙號都要我們出具正式函件，他們才肯賣「一令」給我們。

照目前這種紙價，實非中國的雜誌界所能忍受。假如一個刊物的發行數是五千份，則其成本為：

紙八令（以八十五萬計）	六百八十萬
排印工及裝訂	約五百五十萬（排印工日內又將加價）
稿費及行政費	約八百萬
廣告費及雜費	約二百萬

共計二千二百萬左右，假定每冊售五千元一冊，再扣除一個七折的批銷佣金，即使完全收足，也祗能收入一千七百五十萬元。假如一個刊物的發行數是一萬份，則其成本：

紙十六令	一千三百六十萬
排印工及裝訂	約七百五十萬
稿費及行政費	約八百萬
廣告費及雜費	約二百萬

共計三千一百萬左右，如完全收足，亦祗能收三千五百萬元。事實上，上述估計，在支出方面是最節省的，實際上的支出或者不止此數，而收入方面，絕無每期可以一本都賣得不剩，或每一本的錢都可以收得回來。而且支出都是現款，收入則常常在一二個月以後，甚至三四個月以後或永遠收不回來，收入時與

支出，其他的開支又不知要打了什麽一個折扣。因此雜誌的經營，在這種風險浪的物價中，苦痛不堪。印刷所是做買賣，紙商老板也是做買賣，但雜誌的發行人，他和讀者的關係並不是純粹一種商業關係。這是一種文化事業，他們要顧到讀者的購買力。

我們總希望民營的報紙或民營的刊物越多越好，同時亦希望每一個刊物都能逐漸增加他們的發行數，替我們國家的出版記錄增加光彩。但是要希望民營的刊物多，要希望已有的民營刊物能夠存在下來，就得使它能夠自給，能夠收支平衡。要希望刊物的發行數增加，就得顧到讀者的購買力。刊物的售價越低廉，購買的人越多；購買的人越多，成本便可減低。我們不希望看見一個一個民營的刊物都垮下去，到後來祇剩了官營的或黨營的刊物；這不是國家的體面。我們不希望各種物價的重壓，使每個刊物隔一個月或幾個星期就得要漲一次價，弄得讀者都買不起。現在一般刊物的發行數，向不公開，我們不知其他刊物的發行確數，但現在大多數刊物的發行數，均在一萬份以內。按照上述成本，可見今日中國一般民營的刊物，都在極其困難之中撐持着。有許多刊物，確是成績昭著，極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這些優良的刊物一個一個消滅，政府在道義上似亦未能盡其維護文化事業的責任。在純粹民營，純粹依賴發行收入自給的許多刊物中，如「世界知識」，已有十幾年的歷史，在社會上素負聲譽，而且他們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確可矜式，但他們在一個月前，即已從每冊四千元增售至六千元，在最近的紙價上漲中，恐怕他們又非漲價不可。刊物爲了要平衡收支，不得不漲價，但讀者的購買力有限，其結果勢必使發行數降低。而且在上海售六千元，在華北便須售七千元或八千元，在後方恐怕售至一萬元甚或一萬數千元。以後方生活程常的低，要讀者以一萬元或一萬數千元來買一冊刊物，實已超過他們的能力。又如「時與文」週刊，雖祇出版半年，但是極其努力，業爲目前許多領袖刊物之一，我們雖不知他們的經濟情形，但在這種紙價的狂漲下，想亦深感艱難。就是已有三十年歷史的密勒氏評論報，在昨天（十八日）出版的一期上，第一篇社論就是陳述該刊在紙價暴漲下的壓迫（該刊現已售一萬元一份）。許多優良的刊物，都困於經濟，不能維持。我覺得政府對於有成績的文化事業，不能漠視不顧，雖然政治上的看法彼此不同，但大家都是同樣抱着一腔熱忱，爲祖國的前途努力。目前對於一般刊物的生存最大的威脅就是紙價。以本刊而論，現在每期紙的費用，即使照八十五萬元一令的價格，亦已達三千萬元左右，佔到每期總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紙價的波動，簡直影響到一般刊物的能否生存。本刊在五月間曾向中央信託局申請購紙四十噸，公事擱了兩個月，到七月中旬才批下來，准購兩噸。紙是日本報紙（紙質較劣），但須照加拿大報紙的市面行情七折購買。五月間我們申請購紙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七月間批准時，市價已超過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還比五月間申請時的價格爲高，而兩噸紙不敷本刊一月之需。最近上海市書業公會才准分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這批紙何時可到，尚不可知，而三百美元的紙，亦僅敷本刊半月之需，因此本刊過去所有用紙，純係照市價向紙商門市零購。本刊發行數略較其他刊物爲大，其間已比其他刊物稍佔便利，然而在最近紙價的騰漲下，亦已難於支持。其他發行數較小的同業，其困難更可想見。這次紙價的暴漲，顯然出於人爲。我們希望政府，一方面使紙價回復到一個合理的價格，希望能回復到九月底以前價格，同時對於官價紙的分配，亦應求其公平。外間早有傳說，說政府聽任紙價上漲，間接以陷與政府政見不合的言論刊物于自行消滅之境。我們希望這祇是一個沒有根據的傳說。

十月十九日

論科學研究的動機

丁 驌

研究科學的動機，可分兩類：其一是純粹想開闢知識的領域，其二則爲具有一定目的企圖，對生產建設方面獲致實際的效果。「科學之船」上的探險者是以發現新大陸爲目的的，他們的工作的精神與那些採鑛者大不相同。自然這兩類工作的人，在使世界進步的工作上，各有各的地位，但是他們呼吸着兩種空氣。科學工作者必須有選擇他研究路線的自由，而實用方面的研究人員只能在指定的範圍之中，去覓求那些急於求解的問題。科學者的心中只爲了解自然現象，而實用者卻要控制自然，使其就範。科學者只爲了解鈾的構造而研究，原子能的工作者，卻看中了「能」的應用技術與範圍。

有一次美國「大衆機械」雜誌舉行了一個測驗。問有那幾種發明堪稱今日世界七絕的。這測驗舉行遠在原子彈發明之前，故所舉的是：無綫電、電話、飛機、鐳、麻醉劑、抗毒素分光鏡、及X光。每一種雖然具有偉大的實用價値而沒有一種不是由純粹科學研究獲得的。在研究的人心中，當時幷沒有「致用」這種觀念存在。例如鐳的發現者居禮夫人，完全是爲了科學的興趣，並未想到它的用途。

可是我們曉得馬可尼是無綫電大王，那是因爲他是把無綫電商業化的第一人而發了財的。其餘如愛迪生，司梯芬孫等發明家，他們將已知的道理付諸實

用，只能說爲是延伸了已有的知識，不足以言創造。而發明這些道理的人，却鮮爲一般人所知悉。

由科學史上看來，大的成就總是由於一些研究的人，在他們研究自然過程之中，并不想過可能的或將來的應用，亦并不想藉之獲得報酬一已的私利或商業的意味，不會造就在最上的科學成績。可是一般人却沒有能把握這一點。威廉梯爾登說：

「他們的目的，可能純是短視的。譬如一般中世紀的化學家，他們的鍊金與種種研究，只留下了無數空洞的文獻。我們應該不斷的改革，加入新的光明。若不是人們能集中在質疑及了解自然的法則，而不存有什麼利用自然的心理，科學不會有今日的成就。換句話說：若果沒有純粹科學的基礎，應用科學只是空中樓閣而已。」

但無論人們能否了解，所有物質文明的進步，都是科學者的成就。以歐西而論：希臘時代的藝術、文學、哲學、兩千年來仍爲文科的典範。以中國而論：四書五經諸子百家雖不失仍爲文科的研究對象，可是近百年代的進展却完全是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未來的人們也許不會以今日的文學來紀念今日的世界而將以科學代替；可是今日的天下雖是科學家血汗掙來的，一般人却只曉得羅、邱、史、和一些將軍與政客。這些政治上的人物在未來的歷史上會佔滿了他們的豐功偉績。甚而至於如蘇聯科學的進步却歸功到他們偉大的領袖身上去了。

我們應該崇拜的知識界的巨人，他們的出身常很微小。他們的工作，也不會爲人所注意，尤其是一般人心中只以爲科學的目的是找有用的東西。例如波森(Poisson)是法國的名數學家，他的早年，是在寒辭之中渡過的。其他如弗利爾、安培等人，都是法國有大貢獻的科學家。又如英國的法來得(Faraday)，德國的高斯(Gauss)，每一個都是貧家子弟，在研究工作上遭遇不可忍受的困難。他們當時所有的工具那樣簡陋，經濟那樣据拮，遭遇常是不幸甚至於爲人所排斥，可是他們的工作是繼續的，不斷地發明方法。由天空的星以至於地都成了他們研究的中心。因此產生了太陽系中星球規道的了解，熱傳播的數學理論，開了後日爲人發財的電機工業的門。

「這些人都是爲今日工業開路的先鋒，同時也指引了一條新的知識的路線。他們的功績實應在一切工程師與發明家之上，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到達了把科學研究放在腦後，而只顧在工業商業上花錢，這個國家定走向中國文明那條路上去。……若果再沒有新的先鋒出現，所有的進步只好停止了！」

這段話是尼非爾(Nipher)說的。雖然事隔多年，何其有先見之明如此，富國强兵之道，老實說，只有能了解科學研究與國家的關係是如何密切，才是可能的。科學研究，雖然不見得有立刻見效的實際用途，可是一切工業建設都脫胎於此，一切科學的基礎都由此來的。這才是一個國家應該提倡的方面。這種工作需要工作者有創造的能力，有靈感，熱誠，才能產生似乎牛角尖的成績。一個生來有研究能力及熱誠的人，國家是應首先培養的。威廉左羅斯(Grooks)說：「我們有勞心者，有勞力者。勞心者常是勞力者的師傅，我們要爲化學而研究化學，而不要有唯利主義的色彩在內。如發明磷的伯朗特，發現電養分解法氣的伯來斯勒，發現鉀鈉的達衞，發現醣精的法來得，發現寄羅方的蘇伯倫，他們發現的時候，有誰知道他們發現的用途呢？」這段話雖只提到化學，用之於整個科學研究亦屬相同。

在法國革命的時代，法國大化學家拉弗斯(Lavoisier)被暴民裁判處死，那時候法國革命政府說：「我們共和國用不到科學家」。可是他死了兩年，法國政府爲他開了追悼會，當時處死他的人，也承認了自已的錯誤。有位歷史家說「一個科學家的損失，實比一個政府的轉變重要。法國革命的罪惡有人以爲是把皇帝殺頭，其實殺了拉弗斯的罪惡實在罄竹難書。」

拉弗斯的死是爲了維護法國中央研究院，他曾說：

「研究員中沒有一個人，不能以聰明才智在社會中別謀生路的。但因爲他們有共同的信念，他們從事於一種高貴的事業，但絕不卑鄙……若果你們把他們逐出研究院去，讓他們在社會上去做那些卑鄙的職業，科學的組織將從此破壞無遺，半世紀也不能够恢復元氣的。爲了國家的榮譽，爲了社會的福利……我求你們……」

一九四七年的中國，還沒有脫離一七九三年的法國。拉弗斯的話，完全可以應用在今日。今日有多少科學家被國家的漠視，而中途改業升官發財的？有多少人爲生計所迫，除了保持教書一點而外仍舊能繼續研究的？有多少人能够繼續研究他們已獲得的知識將它發揚光大的？

科學的發現很少能一眼看出它的法寶的，一棵栗子可以種出大樹，所以乍看起來，那麼渺小的結果，常是未來大工業的開端。試以電報爲例。弗打是一個意大利人。他發明了繼續不斷傳電的機構，奧斯特丹麥人發現電磁方面的原則。安培繼之更進一步，德國的高斯與威魏伯爾首先造出通話的電報綫路。今日弗打、安培都成了電業上的名詞。而由弗打到電報雛型，中間經過了三十九年的時間，經過了至少七個以上的大思想家的努力，威廉湯姆生說(Kelvin)：

「假若當日奧斯特一旦發現了電流可以改變磁針方向的時候，就去想如何利用它，恐怕今日我們也不會有電報。沒有一個大的自然法則是為利用而發明的。有無數的試驗，在一般人眼光中看簡直是毫無用途，白廢工夫。然而這些白廢的工夫，却孕育了有極大價值的果實」

又過了十一年之久，電報才有了價值。同時也揭開電的時代的序幕。可是一切都加速了。今日的工業隨在都需要電，在電之外又需要高速度的機械工具，緊接着就是錫、鉻、鋼及鑽與釩的應用。這些原素當初還不是知道有那麼一會事，并未覺得它們有什麼價值。

自然我們不能抹殺了應用已有知識的人，他們也花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然而這些應用的人，常遠比發明的科學家得享盛名。

這些應用家也不是沒有創造的想像力，譬如利用木纖維造紙是從觀察黃蜂窩的構造想出來的。到了今日世界的森林幾乎被這俗昆虫學家所消滅了。可見微小的，精細的，有思索的觀察，是偉大的。

一七五五年伯來斯勒觀察電流通過空氣中時氮與氧會聯合起來產生新的化合物。繼之卡閏第斯(Cavendish)知道如將苛性鉀吸收了這種空氣，就產生芒硝。這發現並非偶然的。而是已經知道鉀、氮、氧三原素如有一定的配合即可產生芒硝。不過得了伯來斯勒的觀察，證明了這種已知的假想，而且知道了製造的方法。但由一七五五年到一九一二年中間毫無用處可言。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種發現產生了火藥來補充智利硝的逐漸減少的產量。

又如本生燈的發明，最初還是由白光燈來的，白光燈用的燈胆是鈦族元素所製的。而鈦的研究在當時不過有趣而已。本生發明本生燈時，是偶然的。那時候他的試驗室中用的是白光燈。本生不滿意這種燈，因為要用燈胆，結果製出不用燈胆的本生燈。

像這種例子，舉之不盡。可是千萬注意•在一個人發明了什麼新的化合物的時候，不要問他「有什麼用？」「可以剃鬍子嗎？」「可以賞錢嗎？」讓你要覓求「真知」，發現「真實」。

赫胥黎說：「我說還話是在心中估量過的。一個國家只要能花十萬鎊定下了一個永恆的瓦特，或者達衞，或者法來得，那簡直是太便宜了。因為這些人為國家掙下了不知數的財富，『已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事情。』」

我寫此文也是有感而發。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了解今日仍舊站在科學研究立場上的人，不是國家的累贅，而是國家的驕子。多在他們身上投資并不是他們的利益，而是國家的利益，人類的利益。我想每個科學工作者不會忘記科學者的工作與事業就是為了科學而研究，為了愛真理而工作，不是以科學為進身之階，為發財之本。

寫於花粉試驗室開幕之前

鋼鐵國營議案與工黨內部困難（倫敦通信）

田汝康

據說當去年拉斯基訪蘇的時候，史大林曾在會談中表示過他對於英國工黨政府的關心和同情，史大林認為在英國實現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到相當的挫折，而且在程度上比較起來，這種挫折也要比蘇聯當年所碰到的為嚴重。所謂挫折是指什麼？在透露出來的消息中並未提到。不過看目前形勢，這個新社會的試驗是有問題，國際局面的不安定自然是因素，而工黨內部意見的分歧更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看當政以來一般情形，不成問題，這個政府是受一般民衆擁護的。去年冬天的煤荒並未有使政府太難堪的事件發生，所有自當政以後的二十個議員出缺選舉，政府也始終沒有受到打擊。而去年的地方選舉更顯示是工黨普通的勝利。再估計幾個在野黨的實力，似乎除去邱吉爾個人仍是個應當重視的力量以外，在短時期內，工黨似乎也用不着有什麼特別焦慮的理由。像這樣的情形，無怪乎有人預料，若工黨能如此繼續下去，保守黨在本世紀內是難有重度登台的希望。不過在政黨政治中，有時候一個政黨的失敗並不是由於外部的打擊，內部政見的分歧最可能使一個強大的政黨崩潰。在英國政治史中，自由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由於一部分緩進派黨員的不願意有什麼激烈的改革，於是向右轉便宜了保守黨；而一部激烈一點的黨員也就此向左轉另尋出路。終之一個曾稱雄一時並有相當成績表現的自由黨便逐漸解體。要是工黨今後會有什麼嚴重挫折的話，最可能的恐怕也不外是內部政見的分歧•而照目前事實的演變，鋼

鐵工業國營議案的是否立刻提出，似乎是一個工黨內部最顯著的分歧點。

今年七月間工黨內部分裂的消息曾盛傳一時。據說兩位代表左派勢力的部長，（衛生部部長拜維 Aneurin Pever 和糧食部部長史查舍 John strachey）曾堅持以去就來爭執鋼鐵國營議案本年內在下院提出。而另一方面以莫里遜 (Herbert Morrison) 爲首率領的其他閣員和部長的看法，却不大贊同這樣急躁的作風。於是一個僵局便形成了。不幸眞要鬧到這兩位部長掛冠而去，那不成問題，政府將變成一個淸一色右派勢力。影響所及的首先自然是工黨議員左右兩派的分離，再進可能是整個工黨的分裂。形勢演變再惡劣些，這個新社會主義的試驗便更可能從此夭折。所以當時不僅一般同情社會主義的人士對此異常的關心，而政府當局也相當費了一番工夫在內部拆衷。在九月中的全國總工會大會上，這個問題多少算敷衍過去。政府公開表示鋼鐵國營議案決在下次全國普選以前提出，（而實際就表示在年內鋼鐵暫不收歸國營）。兩位部長也放棄以去就來力爭的原意，而投票結果是四百八十五萬五千票對二百三十六萬票通過贊成政府的聲明。不過這個內部的裂痕始終存在着。就僅以投票的結果說來，我們便可以看到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黨員主張鋼鐵工業應年內立即收歸國營。這樣多的人數，在一個民生政治體系的國家中，實在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數目。依照普通一般常識的看法，爲着一個一年內或是兩年內國營鋼鐵的題目來作這樣的爭執，實未免意氣用事，跡近無聊。但是，若進一步來作分析的話，我們當可以發現在鋼鐵工業後面才眞正存在着英國的金融資本勢力。因爲這是眞正的金融資本勢力，所以激進的工黨人士想立刻去加以克服；同時也因爲這股勢力雄厚，問題牽涉的太多，所以使得緩進的有所顧慮，斟酌莫決。無疑的這是社會主義實現過程中的一大障礙，同時也可以說是一大挫折。工黨人士的決心，勇氣和能力也從這樁事件中受到考驗。

檢討工黨登台以來的幾樁新政，說得上眞正算是基於社會主義政策的，大致不外大英銀行（The bank of England）的收歸公有和煤礦國營而已。這兩樁新政要是同將來的鋼鐵收歸國營議案比較起來，那難易的程度相差得很大。以大英銀行來說，從一九二五恢復金本位實施的失敗以及麥克唐納政府崩潰事件的發生，英國一般人士早已認爲大英銀行有收歸公有的必要。甚至於保守黨報紙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會都有過這樣的論調。同時較之其他各國的情形，直至一九四六年發行銀行國有才付諸實行，時間上已經算是太落後了。至於煤礦國營，那是人所共知唯一解決英國煤荒的辦法，卽保守黨仍然在台，也勢必出此。談到鋼鐵事業的收歸國營，事實可不這樣簡單，不祇這是重工業的基本，稍有差錯，可能影響全部工業受到影響；而値得注意的是：由於年積月累的結果，鋼鐵事業已經和金融勢力漸次合流，形成了很密切的關係；問題的複雜程度也就因而非尋常所可比擬。

在技術效率上，英國鋼鐵工業雖然較之美國或是德國戰前的情形爲低，但若同煤礦經營來做比較的話，那又就稍好一些。不過工業的經營，不僅技術效率要高，同時經營的方法也要經濟，——所謂經濟的效率。一個工廠可能技術效率很高，有最新式的設備和熟練的技工；但有時候，因爲經營政策的影響，生產品並不一定對全社會有利益。換言之，這種經營政策的錯誤可以影響技術效率不能充分的發展，以達到技術、勞力、原料充分利用的程度。這種效率低的問題若是發生在一般輕工業裏面，影響所致的是多在該工業的本身上，對於整個社會工業進步自然有妨礙，但還不算太大。但是若發生在一般重工業裏，，例如說是鋼鐵工業，則影響便相當的嚴重。產量的減少，可能使其他許多工業生產因之而停滯；成本的過高，同樣也可以連累其他工業無法達到經濟生產的地步。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爲了全社會的利益着想，收歸公營是一件無可避免的事體。除開技術效率問題暫且不論，我們且分析英國鋼鐵工業的經濟效率究竟如何，問題的嚴重性是在什麼地方。

依組織來說，目下英國鋼鐵工業可算是達到了獨占的地位。不過這種合併和獨占的開始，較之法德兩國爲晚。從工業史上來看，其產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這種獨占地位的取得，可以說是經過兩個過程而來的：一個是直的合併，另外一個是橫的合併，所謂直的合併是指從原料起到生產品止，所有有關工業的合併。這個過程是第一次大戰後繁榮的結果。由於一九一八—一九二一的戰後繁榮，各鋼鐵工廠紛紛設法收買各種煤礦，焦煤廠，以及機器製造廠和造船廠以增養勢力，企圖得到最高的利潤。在最初是直接的收買，後來遇到不能直接收買的，便設法從經濟上加以控制或是用兼任董事長的辦法來加强關係。在這時期中，自然無法避免的須得向各股份銀行大量的借款來作爲擴充的費用，結果差不多所有英國的金融勢力全捲入鋼鐵工業裏。可惜好景不常，跟着短時期繁榮而來的便是一九二二年的不景氣象。影響所及，各鋼鐵工廠紛紛關閉。結局是所有英國各大股份銀行盡變成些債券持有人。爲了要收回放款，各銀行不得不暫時將這些有債務關係的工廠接收過來經營，有的工廠還得更繼續加以投資，以便得有機會來淸理債務。像這類情形而轉手的鋼鐵工業組織數目，相當可觀。各債權人將這些工廠接收後，自然有一番新的整頓，在這段過程中，於是又產生了橫的合併。所謂橫的合併，是指同樣性質的若干鋼鐵工廠

的收買以尋求利潤獨佔的合併。經過這兩段過程，一個鋼鐵同業組合的局面便漸次形成。以後在一九二四到一九四〇這一段時期當中，英國是值保守黨當政。據一般工黨人士的看法，在這段時期中政府所頒佈鋼鐵入口稅則的增加，可說是由於一般鋼鐵工業界的幕後操縱，事實上由於歐洲鋼鐵加達爾(European steel Cartel)的報復政策，英國鋼鐵並不能在歐洲傾銷。而招致的僅是國內鋼鐵價格的高漲，使鋼鐵工業反向國內搾取了最高的利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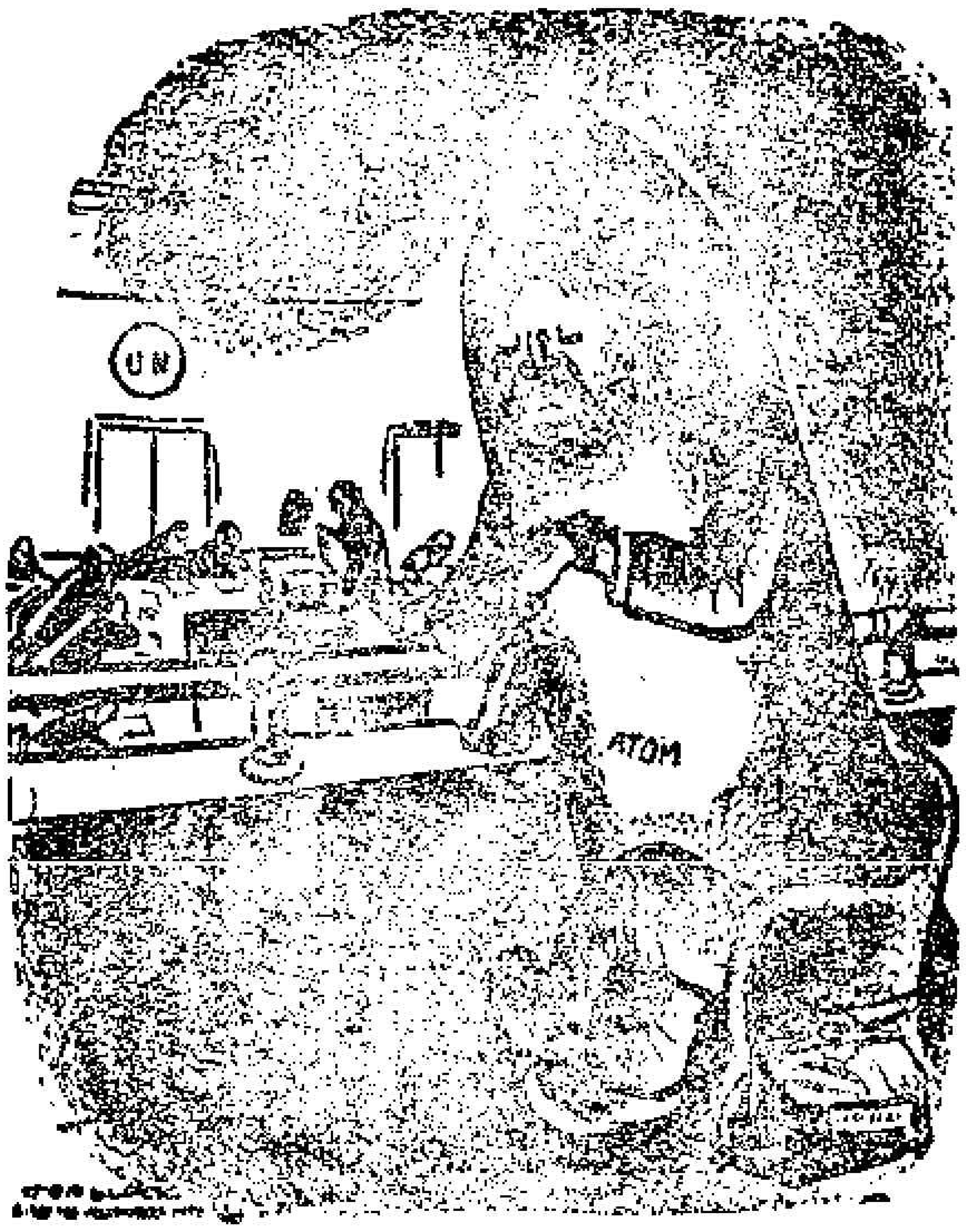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英國鋼鐵工業的獨占地位正式形成，其名稱叫做英國鋼鐵聯盟(The British Iron and Steel Federation)，其形式是一個加達爾的性質。組成份子是以經營組織爲單位，個別工廠並不列入。在任務方面，這個聯盟負有同業互助，效率增進，市場開闢和代表同業和政府協商等事項。這個組織，既然在本質上，便代表着英國一般雄厚金融勢力，在國外市場競爭上，又和入口稅率督導委員會聲息相通，無怪乎在事業經營上，能做到爲所欲爲的地步。鋼鐵工業既有這樣的組織和方便，照常理推測應該是效率增進，成本減低，使英國其他依賴鋼鐵爲原料的工業也得到方便。而事實上並不盡然。在技術設備上，鋼鐵工業在這若干年內並不有什麼了不得的進步，這可在著名的「五月報告書」裏看出來，而且這個報告書是由聯盟自身擬計的，但另一方面國內鋼鐵價格方面卻日在上漲。以一九四六的情形來說，則一般價格已在一九三〇年的一倍以上。更主要的是在價格的釐定上，聯盟更有一個提高國內銷售價格來輔助同業作國外競爭的辦法。由於這些原因的緣故，所以英國鋼鐵工業的利潤，自一九三六年起，始終平均在百分之十左右，即使在上次大戰中也仍然保持這樣的優勢。但是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在此。依照兩件英國人士所共曉的事件看起來，(Ebbw Vale Scheme and Tarrow plan)鋼鐵聯盟實有不願意任何人在鋼鐵工業方面有什麼改革和擴大的計劃，因爲這樣一來，可能引起競爭，使聯盟的利潤低減。在鋼鐵聯盟看來，最好的辦法是莫過於繼續維持現狀，竭力避免新鋼鐵事業的競爭來博取利潤。抱有這樣的一個態度，鋼鐵工業的進步自然不能希望。而一般輿論對之也早就有所指責了。但是不管輿論有什麼指責，英國鋼鐵王國，也正如世界其他鋼鐵王國一樣，在政治上勢力相當的雄厚，任何政府對之都有幾分懼心。我們知道希特勒是從德國鋼鐵資本勢力裏一手培養出來的，我們更熟悉日本的三菱三井對日本政治的控制力量如何。雖然說現在工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但對鋼鐵國營這件事仍然不敢輕舉妄動，這不能說工黨負責人的決心和勇氣不够，許多事實上的困難實在是無法在短時期內解決——特別是在這個面臨危機的經濟情況之下。

若是有人說，資本主義是有國際關聯的，一般人大致恐怕還不大相信。但從最近美國對於英國政府想國營鋼鐵這件事的反響看起來，似乎英國鋼鐵界確已得到美國方面同業的全面支持。人人知道馬歇爾曾明白聲稱過，所謂馬歇爾計劃是完全爲歐洲經濟復興而着想，美國政府並無意想藉以來干涉各國的內政措施。話雖如此說，不過當八月底英美再度作經濟談判的時候，據報紙上透露出來的消息，今後若英國想得到美經濟的援助，條件上似乎是立刻放棄國營工業的政策不可。而奇怪的是共和黨下屆總統競選人史台森(Harold stassen)更公開指出，非得英國政府完全同意不作國營鋼鐵工業的打算，英國休想再向美國借錢。自然這樣的說法，美國官方沒有承認過，但也並沒有公開否認過。有的記者說，並不是美國行政當局的看法，但誰也不敢說這不是美國鋼鐵工業界的看法。要是美國鋼鐵界有這樣的看法，則對美國政策的影響如何自不待言。若英國不想今後再向美國借款，那問題自然簡單。設若非想借款不可，則對這個問題非加以考慮不可。

另外，使工黨政府躊躕莫決的還有些國內本身的問題。工黨政府自然清楚鋼鐵工業組織的複雜及其牽連的關係。它的組織不僅横的合併，同時也是直的合併，所以，所謂鋼鐵國營不僅限於鋼鐵工業本身而已，其外還包括着許多的有關礦產和工業。這種交錯的關係，一時是無法劃分的。如此一來，這個國營事業便不能像大英銀行和煤礦管理局的那樣簡單了，短期內政府能否有這樣一個大的組織機構來接取自然是問題。不過這個問題姑且不論，而要緊的是誰敢擔保接收國營後，工作不會有脫節的地方，隨之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率也由此立刻增加起來。萬一不幸接收國營後，效率反而低落，那政府將置身何地。因爲普通一般人所看到並不一定會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永久利益。再之，在這一個風雨飄搖的經濟情況當中，英國所立即需要的祇是一個短期間能見效的辦法。甚而有的人還顧慮到這一層。接收國營後，或者可能在接收時期當中，鋼鐵工業將會有對付說府的手段出現。設若政府應付不得當，英國整個工業均將受到嚴重的打擊。這雖是一番揣測之說，但政府也不得不事先考慮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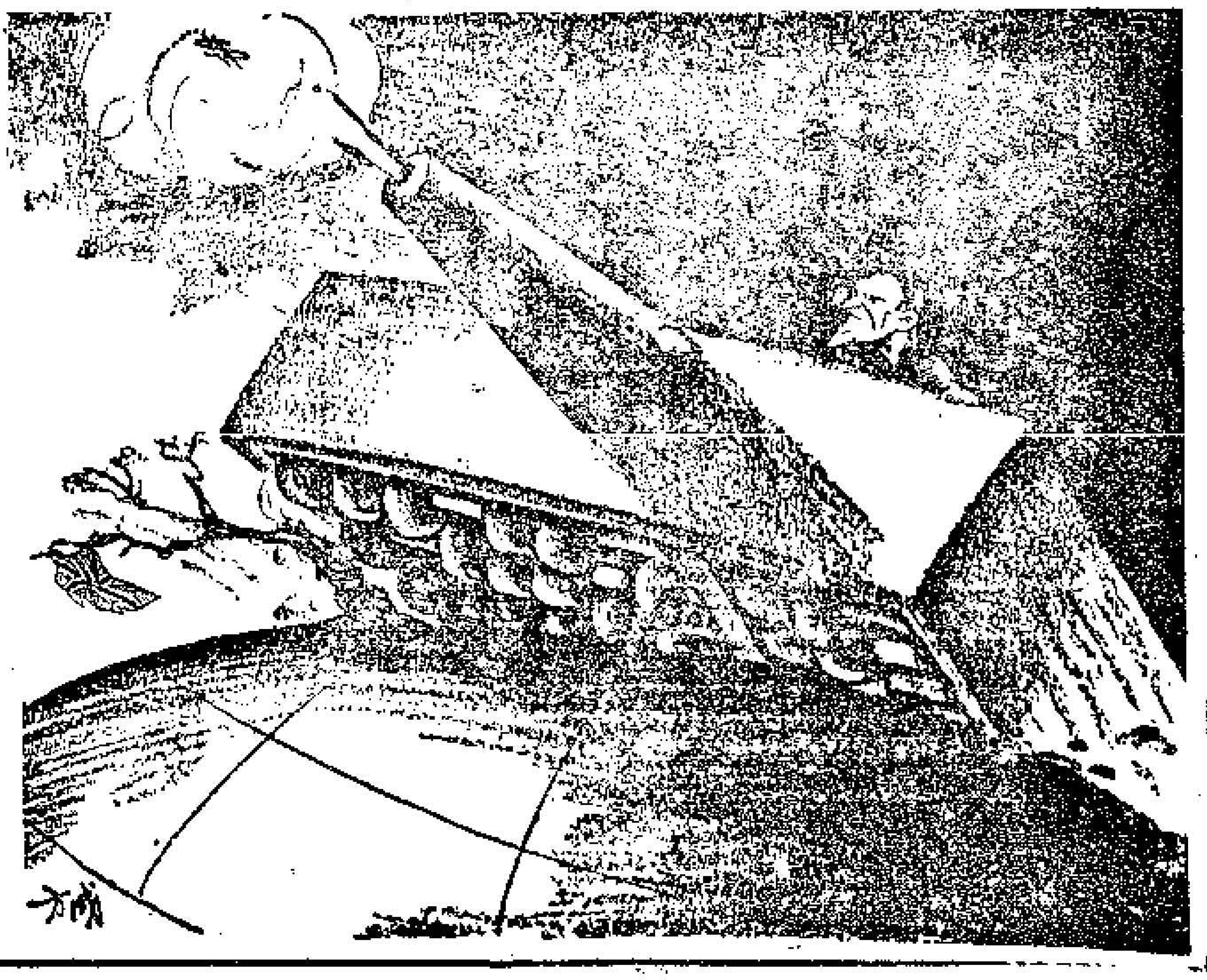
受了這種種原因的影響，工黨國營鋼鐵的計劃遂無形中緩延下來了。這是令一般黨內激進人士所最關心的事件，在他們的看法，似乎政府對社會主義的實現並不算熱誠。政府考慮的時間愈長，一般人的猜疑也更大。終於在六月中公開傳出這個兩位左派部長要以去就來爭執鋼鐵立刻收歸國營的消息。(自然黨內左派人士所不滿意於政府目前設施的尚不祇這一樁事而已)，在當時政府所處的地位實在很困難。要是公開聲明目前無法將鋼鐵收歸國(下接十九頁)

作揚可揚 (刻木)人稼莊



待及不迫

—(轉載WASHINGTON POST)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觀察通信版

（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本刊三卷七期「長城線內外的爭奪」一文中，記者環顧北方軍情及長城線內外的形勢，認為北平東北兩行轅夾縫中的長城線，將為東北共軍攻勢全面發動前之主要爭奪地，並試作結語稱：「長城內外幾低徊，易水風寒孤雁哀，塞上秋深烽火緊，遼陽鼙鼓動地開。」衡以目前東北軍事的發展，大致不爽。

過去五次攻勢回顧

前任東北行轅主任熊式輝卸職後，談到國軍接收東北時，他說：「國軍接收東北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外交，即與蘇軍之折衝；第二個時期為政治，即由政治協商而產生停戰協定；第三個時期為軍事，即勘亂動員。」東北的一切措施。此種分期以有其「言之有故，說之成理」的道理。然開始楔入東北即存在着一個打的局面，軍事雖為最後時期，約亦存在於一二兩時期之中。

國軍東北的全盛時期，東下安東，北抵松花江，西而幾乎控制熱河全境。但當國軍兵力分散消耗以後，共軍開始反攻。熊式輝杜聿明在東北期間，前後共軍五次攻勢中，國軍大的據點雖沒丟掉幾個，僅有安東，赤峯，梅河口等地易手，且多半都是自動竄的。每次共軍攻勢都算是被打回去了，但每次國軍的消耗及小據點的喪失是不容諱言的，如果將國軍在東北全盛時期控制的區域畫個詳細地圖，再把每次共軍發動攻勢的情形畫出來，那一定是五個圈子套着錦瀋吉長的大據點，和北寧，中長交通幹線，而且是一次一次的向內緊縮。從這樣的一張地圖上一定可以看出來，共軍的五次攻勢雖然都被「粉碎」了，然而國軍控制的地區卻亦日漸縮小，暴露出枯線孤點的危險程度。

去冬共軍第一次攻勢是從正面來的，犯其塔木城子街等地，被國軍擊退，共軍自稱為「渡江演習」，暗示還要再來，還次不算正式的攻勢。接着一月上旬共軍再渡松花江，發動二次攻勢，攻陷其塔木哈拉海，九台德惠告急，國軍增援吉長，一月十九日收復其塔木白旗屯，廿六日收復哈拉海，結束了二次攻勢。二月下旬共軍再渡松花江，分攻九台德惠，吉長中長兩路亦遭破壞，九台農安旋被攻陷。德惠被圍苦守，長瀋戒嚴，這次顯然比上兩次嚴重一些。到三月初，國軍北上收復九台農安，解圍德惠，這是共軍的第三次攻勢。共軍緊接着又於三月十日三路渡江，猛撲德惠，城子街，其塔木等地。十五日國軍反擊，又結束了共軍的第四次攻勢。

共軍有了四次渡江的經驗，又經過近兩個月的整補，在五月上旬發動了第五次攻勢。這次攻勢較以往四次規模都大，而且從兩側向國軍側背打來。分路攻陷梅河口，懷德，東豐，雙陽，公主嶺等地，圍攻長春，吉林，四平街。開原昌圖失守，瀋陽告急。蔣主席一度飛瀋指示機宜。同時遼南方面，普蘭店失守，國軍撤出安東，寬甸，樺甸，磐石，本溪等地，撫順附近亦有激戰。整個東北除了北寧線走廊沒有大的破壞與戰爭外，其他的地方都遭受了新的戰禍。後國軍增調驍援，南北並進，六月廿五日收復公主嶺，廿九日解圍四平，共軍分竄遼源西安，五次攻勢又告結束。但共軍並沒有遠離交通線，同時梅河口一帶共軍尚集有重兵，遼南及冀熱遼邊區的情形也有了變化，共軍在冬季以前，必有六次攻勢，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而且攻勢之一定較前幾次更猛更大也在國軍方面的逆料之中，整，似乎可以說是為了應付共軍六次攻勢的。

兩軍實力對比

據國防部新聞局長鄧文儀宣稱：東北共軍目前實力，除其已正式編為八個縱隊外，尚有韓共十四萬五千，蒙共三萬五千，日共一萬五千，合計四十四萬人。位置於中長路東者為韓共，在遼西邊境者為二七兩縱隊，再東為一、二、三、四、六縱隊，遼南為新八縱隊，熱河錦西為八，九縱隊。據另外一種估計的說法，東北共軍總兵約五十萬人，計南滿遼東軍區程世才部為二萬八千人，東滿吉遼軍區周保中部十萬零七千人，北滿吉黑野戰軍區高崗部十一萬五千八，西滿熱遼野戰軍區呂正操部十萬七千五百人，冀熱遼野戰軍區李運昌部八萬八千人，東蒙自治軍烏利圖部兩萬人，林彪之直屬部隊及七個機械化團一個特務團計十五萬一千人。其可能用於六次攻勢的約為三十八萬人。

國軍在東北一年來耗，據說每個部隊能保持三分之二的老兵的，就算是頂堅強的部隊，就是有名的新一新六兩軍裏邊，現在也有很多是東北口音的士兵。至於十三軍，五十二軍，七十一軍，九十三軍，第六軍也都有了不少的新兵，聽說還有缺額。較後出關的四十九軍與五十三軍，還是五十三軍比較充實些。經取銷綏區改為廖耀湘，周福成，陳明仁，孫渡四個兵團以後，連同特種部隊及保安隊的整編師，據估計共有廿五萬人。可能使於六次會戰者約廿萬人。北寧路戰事發生後，所說出關增援者約有六個師，如此則東北國軍實力，最近可能已增至三十萬人。

東北可以看敵共軍的優勢戰場，一年來的五次攻勢，雖然沒有使國軍蒙受折腰斷臂的損失，確已使國軍皮裹抽肉了。他在東北有廣大的後方，那廣大的後方經過兩年的消化，是已經可以支援他的進攻」。論交通與補給他並不比國軍困難。東北全面積一•〇二五，九一八方公里，共軍佔百分之九十一，國軍佔百分之九。人口國軍區也僅為北鐵路全長一一[illegible]公里，國軍僅佔一二〇四公里。就算是沒有國際因素，他也是共軍最優勢的戰場。以裝備論，無疑的國軍的火力及器械裝備還是優於共軍，裝備好的部隊是宜於內線作戰的，補給運輸上雖有不少困難，但以參謀總長坐鎮東北，不必說要啥有啥，自然一切呼喚靈活。調兵遣將，要糧要彈都是方便的。這兩點在估計雙方實力時應當予以注意。陳總長在國慶日紀念會上說，「對匪戰爭不是完全鬥力，希望集中力量，作智的鬥爭。」鬥智是什麼？在純軍事學上說當當是要看「運用之妙」了。可是要擴大一點說，是要看決定戰略的政略。國共雙方的戰略與政略是一個很有趣味而值得研究的問題。

關閉門戶之戰

從一次攻勢到六次攻勢，東北軍事的發展，除了一個圈比一個圈向內緊縮外，還有三個跡象，那就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猛

，一次比一次向南發展。那逐次擴大的攻勢，中間的間歇期間沒有隔過三個月的。國軍全力奪山東，就是為了支援東北。國軍在東北的處境是相當危險的，因為他沒有安全的後方。如果以河北作後方，而河北除了平、津、唐、保、和幾條交通綫外，本身也沒有控制多少面積，而北寧綫那條濱海的走廊也隨時有被切斷的可能。戰事逐步向南發展，共軍的意圖，當然是要控制長城線，切斷北寧路，關閉東北的門戶。所以在他發動六次攻勢的開始就有關閉東北門戶之戰。

九月末共軍李運昌首先在北寧路開刀，冀東軍區部隊在津榆間連續破壞北寧路，然後轉移兩個旅出長城，與熱境共軍會合向瀋軍盧濬泉部進攻，使得西南遼戍東北的部隊吃了不少的虧。同時遼源法庫的共軍一、二、三、四各師也偷偷向錦西一帶移動，關外段北寧路西先後發現有共軍十個旅的番號。李運昌於是分兵兩股，向北寧路鑽隙進攻，南股打擊榆關外各小站少數國軍；北股與一、二、三、四等師呼應，又在錦西附近的楊家杖子折損了盧濬泉的一部。這時北寧路關外段的情勢益加嚴重了，初到錦州的四十九軍王鐵漢，他是老東北軍，率領他的「還鄉隊」急馳增援，他以為滇軍不能在東北作戰，東北軍到東北來作戰是有把握的，絕不能像在蘇北一樣。那曉得他到了錦西的老邊，又上了共軍口袋戰術的當，被共軍獨立師圍上來，也吃了大虧。

北寧路斷了，共軍並威脅着秦皇島與葫蘆島兩大海運補給站，同時營口外圍也發生了戰事。如果海運陸運都不通了，那不是東北的通往關內的大門都被共軍關閉了嗎？國軍當然無法忍着這種窒息，聽說北寧路戰事吃緊時，陳總長曾急得又犯了胃病。當北寧路戰事熾烈時，遼東梅河口海龍共軍集有重兵，按兵未動。松南正面也沒有見大動作。可是很明顯的，假如國軍要抽調吉長中長路上的兵力來搶北寧路錦榆段，那共軍就一定要在遼東，松南乘隙發動攻勢。如果不救，眼看大門就被關閉了，這其中難作兩全之計。幸而陳總長坐鎮東北，兵符在握，急在關內抽調了六個師出關，侯鏡如部四個師，傅作義部四個師，把打通北寧路的主要任務交給新增援來的南路兵團，使吉長、中長路的守備力量不致削弱。現在北寧路國軍已經會師了，危急的營口，也開來了海軍艦隊增防，東北海陸門戶重開，自為國軍一大收穫。不管運輸力量如何，最近是否還有援軍續開東北，但起碼這是一個心神不定時的「安定劑」。

六次攻勢展望

陳總長在瀋陽國慶日紀念會上分析軍情說：「我們可以把匪分成三個階段：匪方一是盤據，二是流竄，三是潰散；我方一是進剿，二是追剿，三是清剿。今日陝北與山東的匪已進入第二至第三階段，我們可能在匪軍進入第三階段的初期達到清剿目的，所以匪軍的到處流竄並不可怕。」至於東北算是在那個階段呢？他只有說：「談來慚愧，兄弟到此已經四十天，仍然使匪發動了攻勢。」他又說，只要大家努力，我們只准匪有第六次攻勢，而不容他有第七次攻勢。這不是自誇，確有此可能，現在險期已過，並不可怕。「所謂險期已過，是北寧路的援軍就來了。北寧路因為援軍到達而打通，營口穩定，陸海門戶重開，自然可以長出一口氣。可是中長路國軍為策應出關援兵團，不得不向南動一部分主力，在中長北段集中力量保衛幾個大據點。在這時，潛伏中長路兩側的共軍，截擊自長春南下部隊，使國軍在公主嶺受阻，一面打，一面飛奔四平，在四平又乘火車四列南去，一列到了開原，三列被阻於昌圖以北。中長路北段的陶家屯、劉房子、公主嶺、馬仲河、昌圖先後發生激戰，共軍一、二、六縱隊圍困西豐，吃掉周福成兵團的一小部，迂迴包開原，猛援開原鐵嶺地區，成了六次攻勢的主要戰場。

東北國軍由接收時期不其的影響，和接收後軍紀政治的不佳，他並沒有在東北土地上生根，所以很像飄在北方天空中的一隻風箏，那個風箏用一條細線——北寧路緊着，在東北天空飄飄蕩蕩，經過了五次暴風雨。因為有那條線，風箏還能逆着風勢凌空不墜，如果線斷了，風箏將被西伯利亞吹來的颶風吹到什麼地方去呢？那是不易知道的事。共軍發動六次攻勢，先對北寧路開刀，不僅是為了關閉東北門戶，還可以看做他要使東北國軍成了斷線的風箏。現在雖然北寧路國軍會師，營口已趨穩定，東北門戶重開，但共軍是絕不會忘懷於「關門」「斷線」的戰略，儘管在戰場在遼北，而六次攻勢整個過程中，北寧路是難獲安寧的。

現在傅作義部向東北增援部隊已過錦州到達遼西，官方宣稱即將在開原，鐵嶺、四平展開主動反擊。果真的話，伺機可能從梅河口海龍鑽出來，在中長以東有新的動作。遼南共軍也可能搶營向北移動。就算傅作義撐住遼西吧，以瀋陽為中心的東北南三而也得有一場惡戰，問題還是看共軍能不能與肯不肯作主力決戰。處於內線的國軍對於決戰還擇機是不能掌握的。共軍六次攻勢規模不同以往，已如前述，而實際握有國軍兵符的陳總長，以其呼喚的靈活，信念的堅強，也大不同於熊杜。六次會戰兩方果真要大幹，那真算得上是棋逢對手硬碰硬的大戰。可是直到現在為止，共軍還並沒有拉滿了弓，也就是說並沒有出動整個可能徵調的力量。國軍如果繼續有援軍出關，他還可以做適可而止，知難而退的打算。硬架子再撐下去，那就只有全力決戰了。是國軍全部被困於東北呢？還是共軍以後不能再有七次攻勢呢？那就起碼要見個高低的。

共軍如果關了東北大門，使國軍不能重開，斷了風箏線，使國軍不能重援，恐國軍在東北的處境是不能想象的。如果門關不緊，線截不斷，甚或他會趁着弓未拉滿，改弦更張，做第七次攻勢之準備。那末國軍無權選擇決戰時，他也一定要設法改變目前的危險局勢。官方宣傳危險期已經過了，但危險的局勢依然存在。什麼是東北的危險局勢呢？就是北寧路並不是走廊，而是繫着風箏的一條細線，關閉門戶的主動仍然操在共軍手裏——冀東熱河長城線內外大部為共軍控制。

假設國軍在東北獲得喘息的機會，雖然一時絕談不上全面收復東北，必定要掃蕩冀東和熱河，開闢寬闊走廊以控制長城線，保證北寧路的安寧。十二日天津大公報載柳克述自東北歸來的一段談話稱：「東北華北為中國之生命線，東北國軍在一發形地帶中處境至危。然在陳兼主任領導下，已有新生氣象，但不能希望有什麼奇蹟發生。如果共軍六次攻勢紛碎，東北始能在安定中求進步。熱河為東北與華北之橋樑，國人不能以長城為畫分東北與華北之隔城，要維持並收復東北，必須擴開通往東北之走廊，控制熱河全境，使東北華北打成一片。」柳氏雖未任東北職，但近年來始終為陳總長之靈要幕僚，他這一段談話，很明顯的說出了東北當局的意向。將來還要開擴東北走廊的任務由誰擔負呢？很可能還是傅作義的部隊，軍事當局似乎已將傅作義看為北方長城。中央大員北來，差不多都要到張家口去看看，而這次與主席北巡，傅氏來平晉謁後，並曾一度銜命飛瀋。所以國軍撐過六次攻勢後，傅作義部的騎兵極可能來一個「回馬槍」，與李覺及侯鏡如部呼應，掃蕩長城綫內外，以安定冀東熱河，開擴關內北的走廊，使東北與華北打成一片，應付將來或者還會有的共軍第七次攻勢。

伊方人士撤離迪化後的新疆

觀察特約記者

烏斯曼攻入承化

（觀察迪化通信）最近兩月來在迪化流行着一種有關政局的談話，即政府將於本年冬初進兵伊犂，武裝收復該地。實際這只是一般人的想像，新疆目前的局勢不可能與內地政局分開而單獨發展，更不可能與中國的對外政策離違而單獨行動，無論怎樣不能忍耐，歷史還逼着人忍耐下去。不過還流行的談話却說明了一件事，即對伊犂的和談，已被大家公認：沒有恢復的可能了。

張治中於赴京之前曾致函省副主席阿和買提江，懇切地希望伊方認清環境與中央治新政策，毅然改圖，再來迪化，大家把新疆的局面維持下去。但是一直到現在尚未收到伊方的任何答覆。有的人講，阿和買提江等人已經失了權，有的人講，他們已到國外參加某種會議。失蹤也罷、到國外也罷，伊方一年來政治上的失敗，阿和買提江等人是要負大部分責任的，他們很有可能被打下領導地位的。在今天伊方一定在清算自己，研究今後的出路，而九月間烏斯滿部攻入承化，却是幫助我們了解其出路所在的一個線索。

烏斯滿是去歲和平談判成功後在伊方同意下由中央任命的新疆省政府委員兼阿山區行政專員，但不久以後伊方便與烏斯滿弄翻了。本年春烏斯滿被迫繼續從富蘊退烏河，最後到達了北塔山北，曾與外蒙發生衝突。最近忽然搖土重入承化。據迪化當局發表的談話，烏斯滿之打回承化並未遇到若何阻礙，一時被人宣稱的「承化王」利達里汗于部屬渙散下也逃逸無蹤。伊方為什麼竟這樣不吝惜地放棄了阿山呢？這很有研究的價值。

目前伊方所苦惱的是如何再來與政府爭衡，武裝行動在目前已不可能，不但他們的地方窮困限制了他們，他們的後台也不允許他們在目前發動武裝攻勢。而政治爭衡與點線暴動呢？自從阿和買提江等人撤離迪化後，迪化的政治陣容馬上被麥斯武德與艾沙等人調整了，新疆日報維文版已由艾沙系統下的帕拉提等人接收，所有的公開言論機關再沒有「東土耳其斯坦主義」的氣味。我在以前的若干通信中都曾說明新疆一般人民對于力的崇拜與依賴高於一切。阿和買提江一走，他的羽翼有的立刻改變了態度，有的則深恐自身危險，陸續逃往伊犂，因而伊方在迪化所打造下的羣衆基礎已隨着他們的撤退而根本動搖。至於在南疆各地，許多縣份在最近一個月來曾有許多青年向當地政府懺過，曾在喀什領導反政府活動的阿布都喀里木，於拒絕回迪就任省副主席後，也公開宣稱再不作政治活動。從表面上看，「東土耳其斯坦主義」在南疆的鋒芒也日見減色，這一點表現固不足以說明伊方的力量已經全消，但至少他們的企圖與活動將遇到更多的阻礙。

因此，在目前伊方將重新部署他們的陣容，鞏固他們的地下基礎，窺伺政府的漏隙而推展政治攻勢，他們的興味已不在阿山。阿山是孤懸在新疆西北角上的在軍事與經濟上都無甚價值的地方。尤其是經過長年變亂之後，人民需要救濟，他們與其因不能伸出救濟的手而遭致阿山人民的怨恨，倒不如甘脆把他們讓給烏斯滿，給政府多加上一層累犹。至於當地的金鑛礦地區，早已入外蒙之手，烏斯滿不會對之有何威脅的。這一次烏斯滿所返回的不是他的故鄉富蘊，青河，而是幾被不填的承化。他若中蘇邊境上的吉木乃，哈巴河二縣還在伊方的幕後人手裏。因此，我們對烏斯滿之返回承化方於新部署下自動地放棄了刺痛了他們的手的一枝芒果，並希冀着這枝芒果再來刺政府。何時再需要它，東西一夾攻也不會費什麼大力氣。

政府這一方面

政府這一方面於新疆情勢轉變後也在加緊部署自己。首先是依舊根據和平條款進行各區行政專員的民選工作，以證實政府仍未放棄去歲對伊方的諾言。不過在選舉中並沒有什麼可記述的，因為伊方的政治勢力與活動方式已經低落與轉換了，選舉上自然不會有競爭。焉耆與迪化選舉的結果，依然是舊官連任。阿克蘇選出的專員是也議提（原係省臨參會議長），其他各區雖尚未完成，但我們相信不會把舊專員選掉。在內地講民選已經無「民」可言，在新疆講民選更談不到「民」字，因為大多數新疆人民對這件事是毫無興味的。

選舉之外是人事的更動，潛伏在行政教育份子，多數都被清除出去。在目前，新疆的教育、言論、文化等機關團體的內部爭衡，會暫時平息一個時期。此外，去年在喀什民選的縣長與書，縣參議員多數是傾向伊方的人士，最近專員吳邁爾已發動人民重新更選，以掃清伊犂方面在南疆的影響力。

不過要想保護政權，澈底戰勝「東土耳其斯坦主義者」，僅靠這個是不夠的。集中政府人力財力來爭取人心，依舊是政府的主要任務。政府當局，尤其是執政的維族人士很清楚這一點，在最近一兩月內省政會議上曾通過了幾件救濟性的與建設性的議案。省委會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了牧畜貸款，三十二次會議通過了呈請中央派建設輔導團來新，協助建設及訓練各種人才，省建設廳長伊敏為了這件事日親自飛往南京。此外關於冬令救濟，選送學生入內地就學，加強水利建設等都已決議實行，國內有名的水利工程專家已飛抵迪化，進行迪化附近的水利工程。不過政府的財力終究有限，五百元的新幣已經發行，物際黃金每兩合新幣不過六萬餘元，現在已漲至八十餘萬元了（在新疆黃金還公開買賣，新省黃金每兩較內地每兩多二錢，因為新疆還用舊秤），其他物價有的較去年均增十倍，八倍不等。因此中央不以大量財力來援助新疆，較大的建設是很難完成的。而且事業費經過層層轉旋，又難免不滲入流過的地帶。省委會三十七次會上曾討論到貪污問題，並認為以往財政監察制度，祇注意手續、形式齊備，內容多被忽略，以致貪污之風，並未斂跡。實際在新疆檢舉貪污真不容易；盜亦有道，而且人情面子都妨礙了對貪污者的檢舉與檢察。舉一個簡單的例，前任迪化公務員合作社經理周崇勳，經各機關控告了不知有多少次，總被免職。免職後不久，又彈冠榮任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分公司經理，他經常與政場中人抹撲克，一輸都是新幣幾十萬，幾百萬，誰又告得動他。去歲某次座談會上（張治中召集的），回族青年穆光琰曾當衆揭發了周某的種種劣跡，結果竟連一個同鄉都沒有。最近周

某利用他與王蘊萍合開的舖子，給公衆運贓地點．沒報一億元以上，織被檢舉捕押，但王某已乘機脫逃，周某手眼通天，也許會[illegible]釋出來。（去歲政府捕押的前貿易公司經理于化龍，案情極重，當時一般人認爲他必被法辦，但押來二日，由其堉張某活動，無罪開釋，乘飛機赴關）。在迪化這樣的事非常多，雷聲大，雨點小，貪污者有其靠山與掩護方法的。

如果說政府沒有決心懲治貪污，也有點不盡然。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部于九月十一日把私帶商貨的獨汽七營少尉排附劉生春、駕駛李志成二犯呈准行轅槍決於奇台，同時並以漢維文佈告全疆，凡軍車駕駛或押運員兵至攬夾運商貨者處死刑，商貨沒收。政府何嘗不知道貪污是今天新疆的大患，但單打掉幾隻蒼蠅是無濟于事的。在迪化你可以遇到許多揮霍如意的公務人員，可是你要去考究他的月薪收入，連十幾條美國煙都買不了。某府的科員一個月給家寄法幣千萬，他們的錢從那來的，你曉得，我也曉得，但是你想檢舉他，管保你找不出證據來。過去在新疆財政監察委員會與公安管理處同是使人頭痛的機關，他們檢舉了的貪污人員，甚至連邱毓芳（盛世才妻）的親信如阿克蘇地方稅局局長駱祥都不免一死，這個作風，在今天的新疆你連影子都找不到，誰還把財政監察委員會放在眼裏。

封建勢力躍躍欲試

省委三十三次會議上，焉耆專員公署轄和靖縣參議會及全體民衆（？）呈請恢復舊土爾扈特南部落盟、公署一案，曾掀起很大的論爭。

新疆的蒙古盟旗制度是滿清時代遺留的，計有烏納恩素珠克圖盟，下分南路、東路、北路、西路各土爾扈特部落，共十旗。巴圖塞特奇勒圖盟，爲中路和碩特部落，共三旗。青塞特奇勒圖盟，下分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烏梁海各部落，共十旗。就中以舊土爾扈特南部落最大，牧于和靖，盟長公署過去設在迪化。蒙旗制度本是利于封建勢力剝削人民的。二十六年南部落盟長汁王滿楚克扎布被盛世才捕押，盟長雖名義上由其幼子承繼，但不久之後，蒙旗實權已無形被取消了，盟長公署且于三十年被政府沒收，改爲第五監獄。盛氏在新十餘年，對於封建勢力的掃蕩，無論其居心何在，對我們今後的行政工作是有幫助的。譬如他取消了漢人的各省同鄉會，把各會館的財產集合在一起交與漢族文化促進會，確辦了不少有意義之事業。今天漢人的同鄉會已次第恢復，已有爭回各會館不動產的意圖，而南部落的封建勢力（滿楚克扎布尙生存，但人已病廢，盟長事務由其妻烏靜彬代理，是一名風頭頗健而在北平長大的蒙古女人，去歲曾出席國大）。竟躍躍欲試，恢復舊日的盟長公署。在這一次的省委會上，艾沙祕書長說：「盟長制度是帝國時代的產物，現在我們已進入民主共和時代了，恢復這舊有的王公盟旗制度是否合理，請大家考慮。」伊敏廳長與迪化市長也極力反對，認爲這是反民主、開倒車，給少數封建的蒙族王公一個剝削人民的機會；尤强調用恢復遺帝王時代的制度，不一定能號召人民，反足引起惡感。但是蒙族委員附德尼（過去曾做過盟長）則極力主張有恢復的必要，劉效藜委員也說在過去有盟長公署時，政府對其補助不多，收效很大。這一場辯論，封建勢力，未能如願。但到三十四次省委會，該案終以：「本省蒙胞正宜加緊團結，盟長公署可樹立領導蒙胞之中心，促進團結，且綏遠、察哈爾、寧夏及青海等地之盟旗盟制度仍繼續存在，本省本扶助少數民族之旨，自應恢復。」等理由通過了。但還須呈請中央，不過省府會議上通過的事，中央決不會批駁。新疆的蒙古人民，生活最苦，文化最落後，這都是過去他們的王公之賜與。現在全省的蒙古部落，只有中路和碩特三旗、新土爾扈特一旗，與南路舊土爾扈特四旗還在政府控制區內，政府也許想用這一着來影響伊方控制下的各盟旗蒙民生內向心，因爲這一議案提出後新疆日報便出現了擁護它的專論。不過政府如果把握不住新興力量而專在拉攏封建勢力上找出路，不會得到任何效果的。在今天，縱然是感昧的人民，對封建力量也不會歡迎的，還在三十六年前哈密准民不已經以武力來反對他們的王爺了麼？

伊方目前的宣傳已由民族革命轉變爲政治革命，並號召信仰回敎以外的人民響應他們，這是伊方認識的進步處，因在新疆目前還很少有民族壓迫的表現，而政治不良（注意：不是政策不良）甚至已爲當道所承認。在今天不從根本上來清洗自己，反而扶植封建勢力，實在是不應該的。劉效藜委員是楊金時代的老人，他只看到楊增新拉攏封建勢力所獲的「安定」，而忘掉今天的新疆的不安定大部是那時打下的根基。

十月十日

（上接十七頁）

表的談話，使這個最低限度的請求也感到難于實現。

軍事審判還是法院審判

警備部的談話，一方面說明由局處理本案的態度，一方面也警告關心本案的人，茲錄其前半部於下：

（二）關於彼等（指孟憲功等）審判問題：凡後方潛伏共匪及爲共匪刺探軍情煽動叛亂者，依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後方共黨處置辦法，及妨害國家總動員處罰暫行條例之規定，均由軍法審判。現在逮捕之共匪，既爲共匪刺探軍情，一俟初步調查偵訊完畢，即送軍法機關審判。（三）關於本案逮捕經過及被捕之共匪，因爲一部份人士所關心，但本案尙未至發表時期，須經最高統帥部核准之後，方能公佈。」

不過，純依法律而言，北大法律系教授燕樹衛認爲孟憲功等即假定其已犯罪，審判權仍屬于普通法院，不能依軍法審判（參閱本期觀察文摘欄）。將來本案究由法院審判，抑由軍法審判？尙有待於事實的證明，因爲中國畢竟是中國啊！

（十月十七日北平）

本刊批銷辦法

一、批銷每期五本起碼，一律七折。
二、批銷戶提前一日即每星期五發貨。
三、本社經濟基礎脆弱，批銷務須先款後貨，以資週轉。款盡通知續匯，欠款即行停發，尙希見諒。
四、每月抄寄結單，以憑核對，如有錯誤，即請來函查詢。
五、外埠批銷向不退貨，請確估實銷數量，來函認批，以免浪費。
六、郵費歸批戶負担，寄遞方法請于來函時一併註明。

廣告價目

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訂
本刊銷行二萬三千份

封底	
全面	三百六十萬元
半面	一百九十萬元
1/4面	一百萬元

北平教員學生被捕案續誌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記者曾於本刊三卷七期報告北平學生被捕被釋經過。燕京於十月一日宣告罷課，清華北大也有同樣的醞釀，但因被捕學生中力易周等五人旋即被釋，遂作罷論。但是被捕未釋的還有孟憲功（北大二年級學生）。學生們以為可以同樣保出來，胡適校長也從行轅帶來消息：「俟一二日內審訊後可能放出。」可是，一天，兩天，音信杳無，被捕的消息卻反而接二連三的增加：貝滿女中教員但聰，陳璉被捕了，北大學生李恭貽被捕了，前北洋平部學生劉杰在張垣被捕了。他們犯了什麼罪？將來究作何種處置？當局未作明白表示，只說破獲了一個「共匪秘密機關」。

被捕的經過

劉杰被捕與北平方面無關，更不在孟憲功等案內。據北大院聯會的報導：他是前北洋平部電機系三年級學生，因北洋平部反對遷津罷課，沒有課上，便參加了電信局的考試，取錄後，分發在張家口電信局當電訊課的機務股長，上司曾派來一個無能的助手，被劉杰乾脆的辭退了，據說就因此招了被捕之禍。七月一日，劉杰為了參加北洋平部的學期考試，向上司請假，因遭拒絕，便不顧一切的跑回北平。七月十日，又帶了他的同學韓大約一同赴張垣。七月十四日，送韓大約回北平，在車站因檢查身份證，兩人同時被帶至警備部。後來，韓大約被釋，劉杰則正式下獄。他的罪據，乃因機務股中有一共黨份子，而他的回北平，被認為是在解放區跑了一趟。後經鄧文儀，陳立夫等的保證，於八月四日一度釋放。八月六日，又被傳去警備部問話，重行入獄。最近北大當局曾去兩次公函與傅作義將軍，仍無保釋希望。究犯何罪？亦無確切答覆，只劉杰上書胡校長，說是以四項嫌疑被捕的。

孟憲功等四人的被捕經過，北大民主牆上也先後報導過。原來孟憲功是北大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平日沉默寡言，與他接近的同學說：「他唸書很用功。」他的被捕在上月廿七晚，可是五六天才得到證實。李恭貽是北大經濟系四年級學生，並在平明日報編國際新聞，十月二日在平明日報社被捕。但捕去後，該報卻壓根兒不露半個字，該報社長但說此事與報館無關，要胡適校長設法保釋，消息才這麼彎彎曲曲的傳出來。貝滿女中教員田聰陳璉的被捕，一在上月廿五晨，一在上月廿六晚。最初並無確訊，許多人都將信將疑，因為陳璉即陳布雷的女公子，可是，事實證明這並非謠傳，田聰陳璉都被捕了，罪據都是「共匪工作人員」。陳璉被捕後，她的妹妹曾給她多方聯絡，毫無結果，而且陳璉的家亦在查禁狀態之中。

學校當局的態度

十一日起，清華北大實行罷課；貝滿女中也決定自十三日起罷課，並揚言要聯合各中學一致行動，各校教授雖多數同情學生，學校當局顯然不贊成這麼做。首先北大出佈告，說不能犧牲多數人的學業以營救少數人，如果有不上課者，以曠課論。清華有同樣的佈告，梅貽琦校長並召集學生代表加以勸阻。學校當局這麼做，自有他們本身的苦衷，胡適校長認為這會增加我的困難，勸告院聯會代表要同學趕快復課，對被捕同學校方自當營救。這些話並未發生多少作用，引起學生們注意的，是胡適校長的十二日飛南京。他們說：「這一位有力的家長去了以後，一切更不堪設想。」於是由一聲「挽留胡校長」而有十一晚東廠胡同的請願。

向胡適請願

那是薄暮時分，民主廣場上聚集着四五百學生，有些在商討請願的技術，有些在練習唱「團結起來」的歌兒，大家心中都存着那麼一個希望，以為胡校長會同情他們，他的不贊成罷課是誤解了他們的意思。沙灘離東廠胡同不甚遠，拐兩個灣，也就到了。那時正停電，沒有亮，學生們都默默地守在院子裏。胡校長從黑暗中走來了。學生代表說明來意後，胡校長不快意地說：「你們是來歡送我的吧。」聽語調，就知道今晚的神氣不同往昔，然而，這位四十多學生的校長並沒有生氣，他苦口婆心的說明他去南京是非去不可，他去了以後，學校自有人負責，又勸告學生趕快復課，他說：「你們罷課了，我就不能向行轅去交涉。」至校方對被捕學生處理的辦法，他說有四個步驟，就是：一、聽到有學生失蹤時，校方就去查問君是否被捕；二，如果被捕了，要求有關當局予以優待，使飲食住宿不致受苦；三、被捕者罪嫌較輕時，由校方保釋；四，如果罪嫌證據確鑿，要求法院提審，由校方代覓法律顧問及辯護律師。當時學生們曾堅持要胡校長留校，胡校長說這樣犯了他的自由，生了一會氣，但不久，又平靜下來，勸學生們早些回去。學生們以未能如願以償，一個也不肯走，胡校長只得轉身進去了，後來還是鄭天挺秘書長答允由校方當晚去急電要行轅明日（十二日）公佈被捕罪據，再致慮保釋或要求移送法院的問題，八時半，這群請願學生才自動退出胡公館。

被捕罪嫌

被捕罪嫌，十二日的報上果然發佈了，那是中央社的一則消息，那消息是：「此次本市破獲共匪重要機關，其中有北大學生孟憲功，李恭貽及貝滿女中教員田聰陳璉等，參加共匪工作。被捕後，經訊明均供認係共匪重要份子，擔任竊取軍事機關情報，及破壞等工作不諱，證據確鑿，且親筆具有自白書，詳述加入共黨經過及任務。：：案情不日可公佈。」對這一消息，北大院聯會當天就加以駁斥，有「既然證據確鑿，為什麼不移送法院？為什麼還不公佈案情」等語。

北大人權保障委員會的成立

在罷課的課程中，北大有過一個人權保障座談會，許德珩，樊弘等教授都發表過意見，他們一致認為保障人權是必要的行動，也是長期的工作，他們勸告學生：「把書本與保障人權的工作當作一副擔子挑着走。」在這樣的指示下，北大人權保障委員會于十三日下午正式成立；十四日起，已罷課各校都自動復課。

北大人權保障委員會成立後，曾派代表至行轅請願，要求至少將孟李等被捕學生移送法院審訊。李宗仁主任因忙於開會，未予接見，十四日，平市警備部發

（下接十六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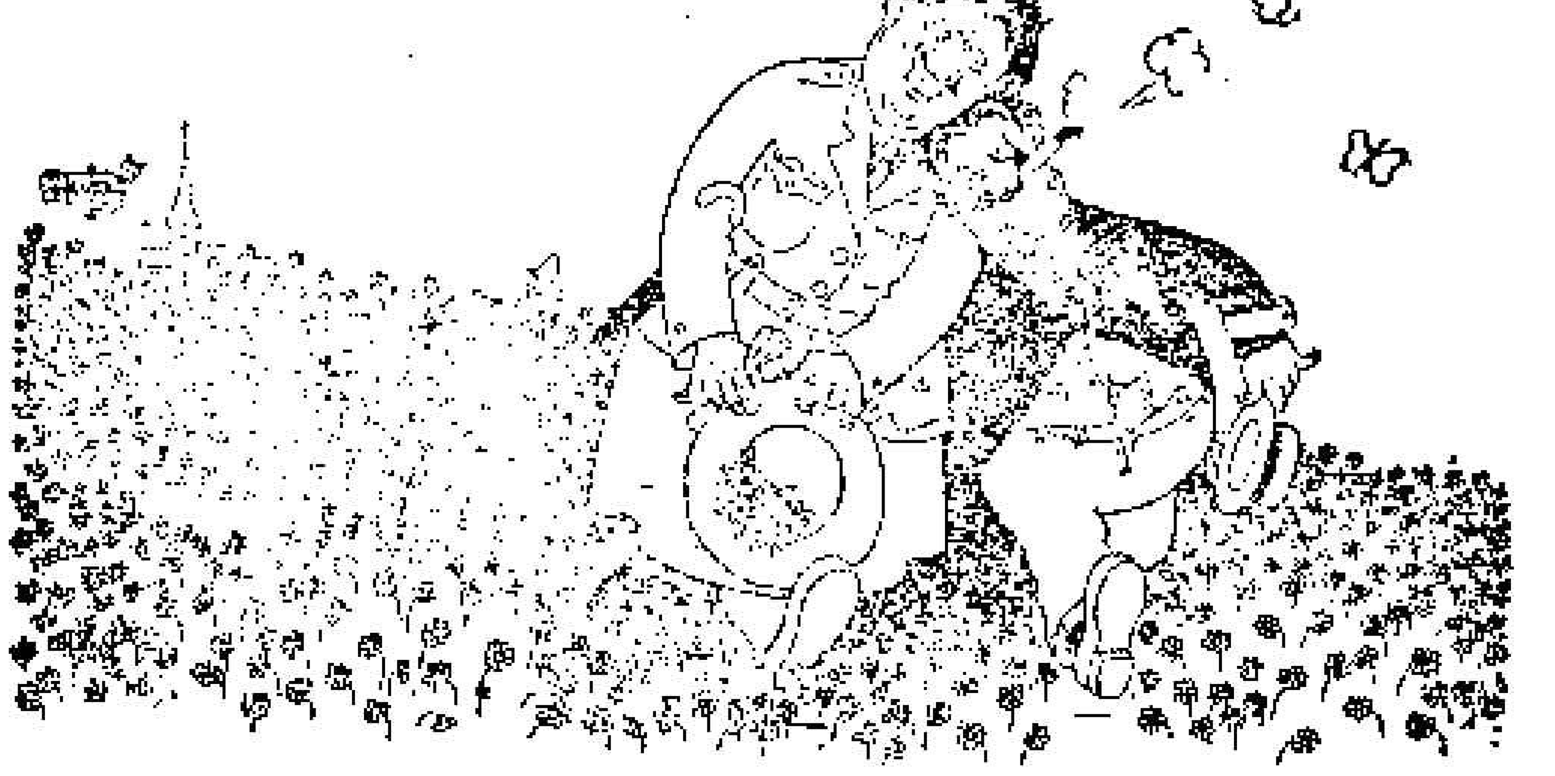
杜蒲及其漫畫

王琦

一個年輕的，黝黑的，憂鬱感的，沉默寡言的，毫無智識份子氣味的傢伙，便是當代法國大漫畫家杜蒲 Dubout的塑像。

在今天國際漫畫領域中，杜蒲的成就是相等于大衛羅，和克羅斯。在法國，他和若望，埃斐，沙德，加萊衛，沙樂，同是法國人最尊崇和熟悉的匠笑，而杜蒲尤其擁有更多的讀者。

但在中國，杜蒲的名字比起大衛羅，和克羅斯來，顯得生疏，原因是他的作品沒有像那兩位漫畫家一樣廣泛地介紹到中國來。事實只要我們不會疏忽或健忘，應該記起遠在八年前，重慶一家左翼報紙上，曾由巴黎人道報上轉載來一套連續漫畫——歐洲馬戲班——以歐洲的政治舞台爲背景，用馬戲班裏的各種角色來象徵歐洲的政治陰謀家——張伯倫，翟萊，希特勒：：：壓迫弱小民族和出賣人民的把戲，從這位作者的筆下，暴露得體無完膚，諷刺得淋漓盡緻。而這歐洲馬戲班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今天要介紹的杜蒲。



除了政治性的漫畫而外，更多的一般性的社會日常生活現象，更是他廣泛採取的題材，社會上各色各樣的人物，都是他嘲弄的對象。而杜蒲筆下的嘲弄，卻大非一般無精神內容的漫畫可比，他能洞察到各階層生活內底的祕奧，而取生活現象的某些部份，作爲一種問題的看法來描寫，來誇張。從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些極尋常的事物和現象，但是骨子裏確隱藏着有這位正義嚴肅的藝術家對於人生批評和控訴的力量。如像他的「當火車停下來的時候」一幅，描寫車廂裏的坐客在車子停下的一剎那間，爭先恐後的搶着下車，那種擁擠不堪的情形，有的人頭立在地上，四腳朝天，有的則鼻子夾在箱縫裏，有的把陽傘柄鉤在鼻子上，人堆人，腳蹐腳，嘻笑，怒罵，叫嚣：亂成一片，作者無非是利用他辛辣而近乎滑稽的手法，來烘托出一幅社會的亂象畫，幽默中含有着深刻的人間味。又如另一幅「你感覺到你的愛情在天上麼？」把一對談情說愛的男女，放在曠野綠陰的草地上，正在陶醉在美麗的夢境的時候，不覺滿天飄着德軍的降落傘部隊，手裏都攜着輕快的武器，把極度幽雅和緊張形成對比的攜在一幅上，還對那種愛情至上主義者是何等尖辣而刻毒的諷刺啊。此外如「當經理走進辦公室的時候」，「健忘者」，「等什麼，等貨滿嗎？」：：等，無不是以極普通的亂象，表達出作者對于現實社會生活的觀點，從各種形態的價值中，去表現個人或社會的價值。他長于細微處的堆砌，而他運用這種堆砌的手法，卻極盡詼諧的能事。他理解滑稽對于漫畫本質的重要性，但他善于運用滑稽的手腕而使它不流于庸俗和低級，這是杜蒲藝術風格獨特之所在。

此外，杜蒲在畫法上與衆不同的，是善取人物的矜持面，在他畫面上，不論是任何愉快的場合，或任何不偷不

類的搭配中，他的人物總保持着凜凜然不可侵犯的神情，極其認眞，持重。而且他摒棄一般繪畫的法則，不講究遠近距離如何和透視的正確與否……這在漫畫作品上原是無足怪的，但杜蒲的畫面，對于人物和物體的輪廓都極其注意，無原則的「誇張」在他的畫面上是沒有的，堅實的素描使他把握着一手穩重有力的綫條。藝術在畫面上無數緊密而刻實的綫，把他的大堆人物和事物交待得清清楚楚，而讓我們尋不出一絲一毫模糊不清的痕跡。他的畫面，是經得起解剖的。這種優秀的技法，也是使杜蒲作品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杜蒲的另一套連環漫畫「亞納托爾先生」，主人公是一個法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紳士，他的太太爲有名的河東獅吼，亞納托爾先生隨時受着這位兇狠太太的打罵欺凌，從他倆夫婦的生活發展片段中，引出了許多使人發噱的故事，而使我們從這些故事看到法蘭西社會生活的許多面。作者在他的諷刺中都表示對于亞納托爾先生寄于深切的同情，在法國成爲婦孺皆知的連環漫畫作品。

巴黎淪陷以後杜蒲沒有逃亡，仍然棲戀着他的祖國，但他沒有放下他的武器，不過在戰略上，他改變了作風，正面的剌激性的政治諷剌畫暫時是放下了，而把筆尖集中在針對社會生活的一面。他描寫法國人在納粹統治下的種種生活情形，那些狼狽的，貧困的，穿着破爛衣服的巴黎人，他們在排隊領取食品，在火車輪船上買票擁擠的情形，他們在貧困和壓迫中的苦悶掙扎，從這些看了使人發笑的畫面上，實在包含了使人流淚的血淚，也含着這位漫畫家的同情和憤怒。

巴黎解放後，杜蒲從被封鎖的黑暗的天地裏回到光天化日下，更自由地揮着畫筆。解放後法蘭西人民的新面貌，存在社會中許多不合理的現象，小市民，公務員，女人，各色各樣的人物，又以新的姿態出現于他的畫面上，而這些作品的含義，又以暴露和批評的成分居多。

對于那些危害法國人民安全的反動政客和只顧自己利益而不管大衆利益的資本家，杜蒲更是毫不容情的施以痛擊，所以在法國資本家的眼裏，杜蒲的名字是最剌人的眼中釘。無怪乎最近在巴黎出版的一本「杜蒲漫畫集」上，第一頁便使我們看到這樣一幅畫「一瓶墨汁倒出來了」，臥倒在墨汁中的是一些顯着極度狼狽之狀的政客，資本家，富豪（連亞納托爾先生也在內）其中一個兇狠的掏了手槍，對準着 Dubout 的簽名『砰』的一槍，把他的簽名打成二段。

這證明了杜蒲筆下產生的作品，是不容于惡勢力的。

（上接十一頁）營，那不僅表示政府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甚而可算是向保守黨屈膝。這樣一來，則在黨內將要發生什麼事體是誰也無法預料。可能對一般黨員心理上打擊甚大，甚至於還可以弄到喪失領導地位的地步。政府無法，有一度曾想向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身上來探詢意見。而工會執行委員會的回覆最得體，認爲鋼鐵工業國營不國營是政府的事體，工會執行委員會僅不過黨內的組織，無法同時也無權來作這樣的決定。碰巧此時，格萊姆社(Grimethorpe)煤礦的工潮突然發生，黨內黨外人士都覺得對國營事業的看法似乎有另加檢討的必要。另加上經濟危險的威脅，政府暫緩國營鋼鐵工業的聲明算得到多數黨員的認可，而這場風浪也同時暫告一段落。

在民主政治體系國家中，一個政黨的當選有時候並不能算爲太困難。但是有一個政黨來完成一椿革命性的改革運動却決不是件易事，不管這是經濟的改革，或是社會的改革，前途的挫折與阻礙眞不知有多少，——何況這是發生在一個歷史性累積最深的國家裏面。除去領導者的勇氣，決心和對策以外，另外需要的還得一個長時間的過程。但我們始終希望這個新社會主義運動在英國能夠短期內順利完成。

（九月二十九日）

觀察文摘

對於北大孟憲功等是否犯罪及假定其已犯罪究審判權屬於何種機關之意見

蔡樞衡

最近政府對於共黨態度之劃期轉變，始於本年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勵行全國總動員之命令。自此以後，三十一年五月五日施行尚未廢止之「國家總動員法」，重新獲得其應有之內容。本年七月十九日國府公佈施行之「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領」中，復作各種具體規定。因之，三十一年八月一日施行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復獲發揮其應有作用之機會。本年九月五日行政院公佈實行」後方共產黨處置辦法」其第八條第一項並經明定：「共產黨員或為共產黨工作人員潛伏後方不為第六條登記之申請；應由當地治安機關依刑法及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懲處之，其有陰謀活動者，並從重懲處」。政府關於法制方面之臨時措施，至此似已告一段落，檢閱九月六日以來京平大報，亦未刊載其他新頒法令。

在此情形下，北大同學孟憲功等事件有二點可以研究。第一點為所犯何罪？應受何種處分？根據何項法律裁判？第二點為審判權屬於何種機關？即究係軍法審判？抑由法院依普通刑事訴訟法或「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審判？應由高等法院管轄或由地方法院管轄？如誤由無審判權機關審判，又如何救濟等？

顧中國現行刑事制度，尚採罪刑法定主義，犯罪之成立，有一定之構成要件，而法律之適用，復以事實為前提，案情內容，吾人所知甚少，未便揣測。所可言者，「勵行全國總動員令」及「國家總動員法」並「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中均無關於犯罪構成要件之規定，不能據為裁判之根據。過去以處罰共黨為目的之「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已經國府於三五年二月十三日明令廢止，歷已失其規範性，不能引用。孟憲功等並非軍人軍屬，復未經立法院通過，並由國府公佈宣告北平實行戒嚴，不問案情如何，殊難想像有適用「陸海空軍刑法」之餘地。「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雖可適用，事實上，機會甚少。故該案所適用之法律，或終不出刑法範圍。

又審判權誰屬問題，因法令隨時有變動，自不能僅以某一法律之某條為依據，而應綜合有關法律判斷之。查「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三條：「犯本條例之罪者，由有軍法審判權之機關審判，呈由中央最高軍事機關核准後執行。」在孟憲功等應適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處罰之前提下，依此規定，似應由軍法審判機關審判。其實不然，「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為一種特別刑事法，適用同條例之各案件，即為特種刑事案件。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頒行後，所有特種刑事案件，除軍人為被告者外，概由法院依「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所定程序審判。同條例有明文，其第一條第一項曰：「依法律規定適用特種刑事審判程序之案件，及本條例實行前，依法令規定由軍事或軍法機關審理之案件，除軍人為被告者外，均依本條例之規定審理之。本條例未規定者，仍適用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有關之法令。」由此可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已因「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之施行而廢止。孟憲功等從應適用「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之規定處罰，仍應由法院審判。假定該案僅應適用刑法，亦應由法院審判，自不待言。至於究應高院管轄？抑由地院管轄？則須視案情及所應適用之法條而定。在知悉事實前，無法豫斷。萬一此案由無審判權機關進行審理判決，顯與「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第九條（條文見本文後）均相牴觸，其判決理應無效，法院仍可提審另判。

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八條：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本人或他人並得依法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

第九條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

（上接二頁）魏德邁痛斥於後，固不待「奸黨」之宣傳。年青氣盛者流，憤慨之詞，溢乎言表，其事難免，而竟因「不法」失蹤，即令當局言之鑿鑿，亦足使民間聞之喘喘，數千年前「偶語者棄市」之仁政，重見於今日。人生於世，孰無怨懟，言語小節，豈無失檢之處，若有某種特種人物圖作邀功之舉，則變生不測，旦夕禍福，而「莫須有」之罪名難逃矣。以至人心徨徨，莫可終日，此豈治安之福？雖云「嚴厲處置」之下，可收「噤若寒蟬」之效，孰知一「沉默」之後，將有「爆炸」以繼，當局諸公，不乏深究歷史者，或不以此言為河漢也。

羅斯福總統之「免於恐懼之自由」，實為「人身保障」之最好註解，今日既欲追隨美國左右，何棄此「明論」於不顧，順天（即時代之謂也）者昌，逆天者亡，即置「法律」人情不論，豈竟對利害得失亦不計耶？

李殷民　十月十八日　上海江灣

關于在華德僑

編者先生：前些天政府又在追加遣送德僑，被遣的人中不乏在華無何罪行而確實為中國建設所需用的優秀技術人才，本刊三卷四期通信版中「納粹西遷錄」所記載的技術人才只是一部分而已，據有關方面傳說的消息，此次的追加遣僑人名單並非由司法行政當局所指定，而是由外交部發出的命令，據聞乃是受了某友邦意見的影響，因德人在華經營進出口貿易多年，根深蒂固，勢力雄厚，納粹垮台後所有德系洋行如禮和洋行，興華公司，禪臣洋行等原有德人多轉為中國貿易商工作，而形成友邦商人的勁敵，自引起他們的不滿。我國當局為了表示「友好」答應此請求，致使國內各界需用德技術人才的部分遭了「池魚之殃」，現在受影響的各界正在紛紛活動設法留用。「納粹西遷錄」中所載之北大教授雷福民，在淪陷期間曾致過敵人的德文，但從未聽見其發表過什麼納粹思想。前面所說受友邦影響雖是傳言，並無真憑實據，但此次追加遣送時期適在「中韓調查」之後，實令人不無「蛛絲馬跡」之感，由另一方面說來，雖然有人遭殃，可是有人在這次遣僑的混水中又摸着些魚了。

陳善基　九月廿三日　北平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五五二號